





自警編

鳳樓

齊家類

孝友
親族

教子
居處

東山

西園

孝友

元城先生與馬永卿論禮記內則雞鳴而起
適父母之所僕曰不亦太早乎先生正色
曰不然禮事父與君一等一體父名無諾
君命名無諾父前子名君前臣名今朝謁
者必以雞鳴而起適君之所而人不以為
勞蓋以刑驅其後也世俗薄惡故事父母
之禮得已而已爾若士人畏義如刑則今

人可為古人矣僕聞其言至今愧之
徐積字仲車謚節孝處士事母謹嚴非有大
故未嘗去其側日具太夫人所嗜或不獲
即奔走闌市若有所亡人或慕其純孝損
直以售之親戚故人或致甘毳誠不至禮
不恭弗受也所奉饌皆自調味太夫人飲
食時先生率家人在左右為兒戲或謳歌
以說之故太夫人雖在窮巷而奉養與富
貴家等無須臾不快也夫人以疾終先生
號慟嘔血絕而復蘇哭不輟聲呂溱造廬

下聞其號哭曰想見鬼神中夜聞此聲亦
須為公泣也

蘇頌字子容知婺州泝桐江水暴迅舟橫欲
覆魏國太夫人在舟中幾溺矣公哀號赴
水救之舟忽自正太夫人甫出及岸舟乃
覆衆以謂誠孝所感

尚書許公元宣城人以孝謹稱鄉里其父亡
一子可得官兄弟相讓不受久之而兄乃
曰吾弟之才後必能庇吾宗乃以公補郊

趙康靖公槩會郊祀當進階封且任一子京
官槩乞以封母郡太君宰相謂公曰公為
學士擬封不久矣公曰母八十二朝夕不
可期願及今以為榮許之後遂以為例改
知審官院判祕閣與高若訥同判流內銓
若訥言往嘗知貢舉聞母病不得出幾不
能生公矍然即請郡以便親宰相謂旦夕
為學士可少待也公不聽遂除蘇州神道碑
陳忠肅公性至孝事親承順顏色使親庭無
不適之意居喪毀瘠如禮廬墳茹蔬連年

有甘露芝草之瑞於兄弟友愛尤至伯氏
早世公撫卹其孤教養嫁娶使皆有所成
立初奏補息澤捨己子而先伯父之子及
後貶責以至終身諸子皆白衣未嘗有不
滿之意

伊川先生曰今人多不知兄弟之愛且如閭
閻小人得一食必先以食父母夫何故以
父母之口重於己之口也得一衣必先以
衣父母夫何故以父母之體重於己之體
也至於犬馬亦然待父母之犬馬必異乎

已之犬馬也獨愛父母之子却輕於已之子甚者至若仇敵舉世皆如此感之甚矣國朝公卿能守先法久而不衰者唯故李相昉家子孫數世至二百餘口猶同居共爨田園邸舍所收及有官者俸祿皆聚之一庫計口日給餉婚姻喪葬所費皆有常數分命子弟掌其事其規摹大抵出於翰林學士宗諤所制也

政和間溫人趙彥霄兄弟二人父母服闋後同爨十二年兄彥雲惟聲色博奕是娛生

業壞已踰半彥霄諫之不入遂求折籍及五年而兄之生計蕩然矣公私逋負尚三千餘緡彥霄因除夕置酒邀兄嫂而告之曰向者初無分爨意以兄用度不節恐皆蕩盡俱有飢寒之憂今幸留一半亦足以給伏臘兄自今復歸中堂以主家務即取分書付之火管鑰之屬悉以付焉因言所少逋負已儲錢償之兄初有慚色不從不得已而受之次年彥霄與長子俱膺鄉薦一舉登第鄉人大敬服之予聞其事於其

親姪故錄之以示訓焉 江唐卿影響錄

杜正獻公前母有二子不孝悌其母改適河陽錢氏祖母卒公年十五六二兄遇之無狀至引劒斫之傷腦出血數升其姑匿之僅而得免乃詣河陽歸其母繼父不之容往來孟洛間貧甚傭書以自資嘗至濟源富民相里氏奇之妻以女由是資用稍給舉進士殿試第四及貴其長兄猶存待遇甚有恩禮二兄及錢氏姑氏子孫受公蔭補官者數人仍皆為之昏嫁 記聞

溫公與其兄伯康友愛尤篤伯康年將八十公奉之如嚴父保之如嬰兒每食少頃則問曰得無飢乎天少冷則拊其背曰衣得無薄乎 范太史集

蔡忠惠公襄云事父母之道曰孝天之性也事君上之道曰忠人之義也猶耳目心腹有身則有之非外物也邇代以旌賞勸其孝爵祿勸其忠則孝非天之性忠非人之義矣猶無耳目心腹豈為人歟乃亦若鷺白鳥玄蓋物之本然也苟染而色之何可

長也惟忠與孝待勸而行詐至孝至忠乎
夫忠孝者感天地動鬼神故有冰魚寒筭
之事返風起禾之應或飾名沽譽雖勸諸
亦可捨諸則三五之世忠孝多由於性三
五之後忠孝多由於勸也勸之尚不能况
不勸乎

忠孝本非二事孔子曰夫孝始於事親中於
事君又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又曰資
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祭義載曾子言曰
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戰陳

無勇非孝也忠與孝豈二事哉要之忠以
孝為本未有孝而不忠者古人謂求忠臣
於孝子之門又曰孝立則忠遂可謂能識
聖賢之意者謂忠孝不兩立如王陽王尊
之論則不可

樂庵語錄

李順黨中有殺耕牛避罪亡逃者張忠定公
許其首身拘母十日不出釋之復拘其妻
一宿而來公斷云禁母十夜留妻一宵倚
門之望何踈結髮之情何厚舊為惡黨今
又逃亡許令首身猶尚顧望就市斬之於

是首身者繼至並遣歸業民悉安居

語錄

教子孫

滎陽呂公希哲正獻公之長子也正獻公居
家簡重寡默不以事物經心而申國夫人
性嚴有法度雖甚愛公然教公事事循蹈
規矩甫十歲邠寒暑兩侍立終日不命之
坐不敢坐也日必冠帶以見長者平居雖
天甚熱在父母長者之側不得去巾襪縛
袴衣服唯謹行步出入無得入茶肆酒肆
市井里巷之語鄭衛之音未嘗一經於耳
不正之書非禮之色未嘗一接於目正獻

公通判潁州歐陽文忠公適知州事焦先生千之伯強客文忠公所嚴毅方正正獻公招延之使教諸子諸生小有過差先生端坐召與相對終日竟夕不與之語諸生恐懼畏伏先生方略降詞色時公方十餘歲內則正獻公與申國夫人教訓如此之嚴外則焦先生化導如此之篤故公德器成就大異衆人公嘗言人生內無賢父兄外無嚴師友而有成者少矣

歐陽文忠公與其姪通理書云自南方多事

以來日少憂汝得昨日遞中書頓解憂想歐陽氏自江南歸明累世蒙朝廷官祿吾今又被榮顯致汝等並列官品當思報效偶此多事如有差使盡心向前不得避事至於臨難死節亦是汝榮事但存心盡公神明自祐汝謹不可思避事也昨書中言欲買朱砂來吾不關此物汝於官下宜守廉何得買官下物吾在官所除飲食外不魯買一物可觀此為戒也內翰蘇公題其後曰凡人勉強於外何所不至惟考之其

私乃見真偽此歐陽公與其弟姪家書也
韓忠憲公教子嚴肅不可犯知亳州第二子
舍人自西京倅謁告省覲康公與右相及
姪柱史宗彥皆中甲科歸公喜置酒名寮
屬之親厚者得請子坐於隅惟持國多深
思知必有義方之訓託疾不赴坐中忽云
二郎吾聞西京有疑獄奏讞者其詳云何
舍人思之未得已訶之再問未能對遂推
案索杖大詬曰汝食朝庭厚祿卒貳一
府事無臣細皆當究心大辟奏案尚不能

記則細務不舉可知吾在千里外無所干
預猶能知之爾叨冒廩祿何顏報國必欲
捷之衆賓力解方已請子股栗累日不能
釋家法之嚴如此所以多賢子孫也
包孝肅公拯字希仁家訓云後世子孫仕宦
有犯賊濫者不得放歸本家亡歿之後不
得葬於大塋之中不從吾志非吾子孫共
三十七字其下押字又云仰珙刻石翌於
堂屋東壁以詔後世又十四字珙者孝肅
之子也

劉忠肅公摯教子孫先行實後文藝每曰士
當以器識為先一號為文人無足觀矣
黃魯直云四民皆當世業士大夫家子弟能
知忠信孝友斯可矣然不可令讀書種子
斷絕有才氣者出便當名世矣

橫渠先生言勿謂小兒無記性所歷事皆能
不忘故善養子者當其嬰孩鞠之使得所
養合其和氣乃至長而性義教之示以好
惡有常至如養犬者不欲其升堂則時其
升堂而扑之若既扑其升堂又復食之於

堂則使孰從雖日撻而求其不升不可得
也養異類且爾况入乎故養正者聖人也
吳庠妻謝氏其子名賀賀與賓客言及人之
長短夫人屏間竊聞之怒咎賀一百或解
夫人曰臧否士之常忽咎之若夫人曰
愛其女者必取三復白圭之士妻之今獨
產一子使知義命而出語忘親豈可久之
道哉因涕泣不食賀由是恐懼謹默
真宗嘗問高瓊卿子幾人曰臣子十有四入
臣愚不肖然未嘗不教以知書於是賜諸

經史於其家每戒諸子毋由事要勢以斷
進身若吾奮節行間至秉旄鉞豈因人力
哉又嘗與諸子論蔚昭敏李斌之為人諸
子曰此衆之所非也王曰吾常與此二人
者言其忠質一心無銖髮敢欺 朝廷衆
之所非吾之所取也 神道碑

呂正獻公至和中手書東漢延篤與李文德
書于座右又書古人詩好衣不近節士體
梁穀似怕腹中書兩句于子舍屏風 家塾記
胡安定治家甚嚴閨門整肅尤謹內外之分

兒婦雖父母在非節朔不許歸寧嫁女必
須勝吾家者娶婦必須不若吾家者或問
其故曰嫁勝吾家則女之事人必欽必戒
婦不若吾家則婦之事舅姑必執婦道
家養正語錄云人生至樂無如讀書至要無
如教子

富者之教子須是重道貧者之教子須是守
節

士人家切勤教子弟勿令詩書味短
人家子弟惟可使覲德不可使覲利

教子有五導其性廣其志養其才鼓其氣攻其病廢一不可

養子弟如養芝蘭既積學以培植之又積善以滋潤之

父子之間不可溺於小慈自小律之以嚴繩之以禮則長無不肖之悔

子弟之賢不肖係諸人而世人不以其不肖為可憂子弟之貧富貴賤係諸天而世人乃憂其貧且賤而多為不義之事以求富之貴之得非倒見耶

賑親族

范文正公仲淹嘗語諸子弟曰吾吳中宗族甚衆於吾固有親疎然以吾祖宗視之則均是子孫固無親疎也吾安得不恤其飢寒哉且自祖宗積德百餘年而始發於吾得至大官若獨饗富貴而不恤宗族異日何以見祖宗於地下今亦何顏以入家廟乎故息例俸賜常均族人并置義田宅云

公輕財好施尤厚於族人既貴於姑蘇近郭

買良田數千畝為義莊以養羣從之貧者
擇族人長而賢者一人主其出納人日米
一升歲衣縑一疋嫁娶喪葬皆有贍給衆
族人僅百口公歿逾四十年子孫賢令至
今奉公之法不敢廢弛此亦其義
公自政府出歸姑蘇焚黃披林庫惟有緇三
千疋令掌吏錄親戚及閭里知舊自大及
小散之皆盡曰宗族鄉黨見我生長幼學
壯仕為我助喜夫何以報之哉
呂正獻公公著自為小官不問空事而夫人

亦好施仕寢顯內外姻戚亦益多為相受
賜所散至十之九三公俸賜盡以周九族
家無餘積米不足至糴以繼之行狀

程珣字伯溫前後五得任子以均諸父子孫
嫁遣孤女必盡其力所得俸錢分贍親戚
之貧者伯母劉氏寡居公奉養甚至其女
之夫死公逆從女兄以歸教養其子均於
子姪既而女兄之女又寡公懼女兄之悲
思又取甥女以歸嫁之時小官祿薄克已
為義人以為難

吳文肅公奎姻族有不能自存者為畢嫁娶以錢二千萬買田號曰義莊以贖親戚朋友之貧乏者終之日家無餘財諸子無宅以居焉嗚呼可謂篤義君子矣

韓魏公琦合宗族百口衣食均等無所異嫁孤女十餘人養育諸姪比于已子所得恩例先及旁族逮其終子有緇衣未命者追孝祖考恨不及養奉塋域甚厚自五世祖冢皆訪得之買田其旁植松擯名入守視之貴顯五十年身為將相累更大賜予及

其歿也庫無羨錢室無竒玩賴天子賜金帛官出葬資喪事得以無乏

劉輝簽判哀族人不能為生者買田數百畝以養之初范文正公吳文肅公皆有志置義田及後登一府祿賜豐厚方能成其志而輝於幼仕家無餘貲能力為之士君子尤以為難

澠水燕談

彭汝礪居家孝友事寡嫂謹甚兄無子為立後官之又官其弟汝方而後其子汝方聞公喪即奔所居官歸論者多之族人貧者

分俸錢賜給或為置義莊

居處

王文正公不置田宅曰子孫當各念自立何必田宅置之徒使爭財為不義耳公奉身至薄所居甚陋真宗嘗欲治之公以先人舊廬懇辭而止

李文靖公沆為相治居第於封丘門內聽事前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公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為宰相聽事誠隘為太祝奉禮聽事已寬矣

范文正公在杭州子弟以公有退志乘間請

治第洛陽營園圃以為佚老之地公曰人
苟有道義之樂形骸可外况居室哉吾今
年踰六十生且無幾乃謀樹第治圃顧何
待而居乎吾之所患在位高而艱退不患
無也且西都士大夫園林相望為主人者
莫得常遊而誰獨障吾遊者豈必有諸已
而後為樂耶俸賜之餘宜以贖宗族若曹
遵吾言毋以為慮

橫渠先生言嘗欲為范文正公買綠野堂者
公不肯曰在唐如晉公者是可尊也一旦
取其物而有之如何得安寧使弊壞及它
人有之已則不可取也

趙清獻公抃字閱道寬厚長者與物無忤家
于三衢所居甚隘弟姪有欲悅公意者厚
以直易鄰翁之居以廣公第公聞不樂曰
吾與此翁三世為鄰矣忍弃之乎命亟還
翁居而不追其直

處士魏野贈寇公詩曰有官居鼎鼐無地起
樓臺及上即位北使賜宴兩府預坐北使
歷視坐中間譯者曰誰是無地起樓臺相

公坐中無答丁謂令譯者謂曰 朝廷初
即位南方須大臣鎮撫寇公暫撫南夏非
久即還

楊玠尚書致仕歸長安舊居為鄰里侵占子
弟欲詣府訟其事以狀白玠玠批紙尾云
四鄰侵我我從伊必竟須思未有時試上
舍光殿基望秋風秋草正離離子弟不敢
復言

李丞相沆頗通釋典尤厭榮利世務罕以嬰
心其自奉甚薄所居陋巷聽事無重門其

福下已甚頹垣壞壁沆不以屑慮堂前花
欄壞妻戒守舍者勿令葺以試沆沆朝夕
見之經月終不言妻以語沆沆笑謂其弟
維曰豈可以此動吾一念哉家人勸治居
第未嘗答維因語次及之沆曰身食厚祿
時有橫賜計囊裝亦可以治第但念內典
以此世界為缺陷安得圓滿如意自求稱
足今市新宅須一年繕完人生朝暮不可
保又豈能以居巢林一枝聊自足耳安事
豐屋哉後遇疾沐浴 右卧而逝時盛暑

停屍七日室中無穢氣亦履行之報也苑談

接物類

交際 教育 君子小人邪附 樂蓄 厚德 不報 怨 濟 指 葬

交際

熙寧元豐間士大夫論天下賢者必曰君實景仁其道德風流足以師表當世其議論可否足以榮辱天下二公蓋相得歡甚皆自以為莫及曰吾與子生同志死當同傳而天下之人亦無敢優劣之者二公既約更相為傳而後死者則誌其墓故君實為景仁傳其略曰呂獻可之先見景仁之勇

決皆予所不及也蓋二公用捨大節皆不
謀而同如 仁宗時論立皇嗣 英宗時
論安懿王稱號 神宗時論新法其言各
出一人相先後如左右手故君實常謂人
曰吾與景仁兄弟也但姓不同耳然至於
論鍾律則反復相非終身不能相一君子
是以知二公非苟同者

范文正公讚楊文公億像曰公以命世之才
其位不充故天下知公之文而未知其道
也昔王文正公居宰府僅二十年未嘗見

愛惡之迹天下謂之大雅寇萊公當國
真宗有澶淵之幸而能左右天子如山不
動却戎狄保宗社天下謂之大忠樞密扶
風馬公慷慨立朝有犯無隱天下謂之至
直此三君子者一代之偉人也公與三君
子深相交許情如金石則公之道其正可
知矣

鞠詠為進士以文受知於王公化基及王公
知杭州詠擢第釋褐為大理評事知杭州
仁和縣將之官先以書及所作詩寄王公

以謝平昔獎進今復為吏得以文字相樂
之意王公不答及至任略不加禮課其職
事甚急鞠大失望於是不復冀其相知而
專脩吏幹矣其後王公入為參知政事首
以詠薦人或問其故答曰鞠詠之才不患
不奮所憂者氣俊而驕我故抑之以成其
德耳鞠聞知始以王公為真相知也

李光祖元亮野夫學士之孫少有俊聲與蔡
蕤同學舍蕤既貴元亮猶蹉跎場屋蕤在
金陵以同舍故先謁之亮謝以啓事云洗

足而見長者古猶非之輕身以先匹夫今
無是矣

童蒙訓曰同僚之契交米之分有兄弟之義
至其子孫亦世講之前輩專以此為務今
人知之者蓋少矣又如舊舉將及嘗為舊
任按察官者後已官雖在上前輩皆辭避
坐下坐風俗如此安得不厚乎

韓億布衣時與李康靖公同遊止一邨同寢
一日分途遂割而分之至汝州太守趙學
士請康靖為門客尤敬待公每公至即令

設猪肉康靖嘗有節戲云久思肉味請君
早訪及趙公有女遂與議親既過省趙公
遣人送女來至京城外旅店中一夕病卒
韓忠憲公具素服往哭之李康靖為長社
每日懸百錢于壁上用盡即已其貧儉如
此

韓億李若公未第時皆貧同試京師每出謁
更為僕李先登第授許州長社縣主簿赴
官自控妻驢億為負一箱將至長社三千
里空謂韓曰恐縣吏來箱中止有錢六百

以其半遺韓相持大哭別去次舉韓亦登
第後皆至叅政世為婚姻不絕

蘇子瞻云慶曆五年有李京者為小官吳鼎
臣在侍從二人相與通家一日京薦其友
人於鼎臣求聞達於朝廷鼎臣即繳其
書奏之京坐貶官未行京妻謁鼎臣妻取
別鼎臣妻慙不出京妻立廳事召鼎臣幹
僕語之曰我來既為往還之久欲求一別
亦為乃公嘗有數帖與吾夫禱私事恐汝
家終以為疑索火焚之而去

范公貶饒州諫官御史不肯言師魯上書言
仲淹臣之師友願得俱貶貶監郢州酒稅
墓誌

今之朋友擇其善柔以相與拍肩執袂以為
契合一言不合怒氣相加朋友之際欲其
相下不倦橫渠

初王安石與呂正獻公晦叔善及秉政為人
所間怒公甚晚稍悔悟及退居金陵既久
聞公至揚州數寄聲欲就見安石未用時
以兄禮事公甚謹自熙寧後間一通慶弔
皆書吏以公函答至是以親書復稱兄然
公未久即赴召竟不果來見

君子小人

堯是解化山之石可以攻玉王者溫潤之物

若將兩塊玉來相磨必磨不成須是得化

箇處破底物方磨得出譬如君子與小人

處為小人侵陵則修省畏避動心忍性增

益預防如此便道理出來

韓魏公常言君子小人如水炭決不可以同

器若無收並用則小人必勝薰蕕雜處終

必為臭其為宰相及判河陽最後請老家

居凡三上章皆言天子無職事惟辨君子

小人而進退之此天子之職也君子與小人並處其勢必不勝則奉身而退樂道無悶小人不勝則交結黨扇千岐萬轍必勝而後已小人復勝必遂肆毒於善良無所不為求天下不亂不可得也

韓魏公惟務容小人善惡黑白不太分故小人忌之亦少如范富歐尹常欲分君子小人故小人忌怨日至朋黨亦起方諸公斥逐獨公安焉後扶持諸公復起皆公力也韓魏公謂小人不可求遠三家村中亦有一

家當求處之之理知其為小人處之更不可校如校之則自小矣人有非毀但當反已是不是已是在我而罪在彼烏用計其如何

韓魏公因論君子小人之際皆當以誠待之但知其小人則淺與之接耳凡人至於小人欺已處覺必露其明以破之公獨不然明足以照小人之欺然每受之未嘗形色也

韓魏公語小人害君子猶蜂蠆之毒物違之

正使不能加諸人可謂善處矣
孝節先生徐積一日升堂訓諸生曰諸君欲
為君子而使勞已之力費已之財如此而
不為猶之可也不勞已之力不費已之財
何不為君子鄉人賤之父母患之如此而
不為猶之可也父母欲之鄉人榮之何不
為君子又曰言其所善行其所善思其所
善而不為君子者未之有也言其所不善行
其所不善思其所不善如此而不為小人者未
之有也

魯公亮為翰林學士未識趙抃而以臺官薦
召為殿中侍御史彈劾不避權幸京師號
抃鐵面御史其言常欲朝廷別白君子
小人以謂小人雖小過當力排而絕之後
乃無患君子不幸而有誑誤當保持愛惜
以成就其德故言事雖切而人不厭
元豐六年富公疾上書言八事大抵論君子
小人為治亂之本神宗語輔臣曰富弼
有章疏來章惇曰弼所言何事帝曰言
朕左右多小人惇曰可令分析孰為小人

帝曰弼三朝老臣豈可令分析左丞王安禮進曰弼之言是也罷朝惇責安禮曰左丞對上之言失矣安禮曰吾輩今日誠如聖諭明日曰聖學非臣所及安得不謂之小人惇無以對是年五月大星殞於公所居還政堂下空中如甲馬聲公登天光臺焚香再拜知其將終也閏六月丙申薨司馬溫公范忠宣公來弔哭公之子紹庭紹京泣曰先公自有封押章疏一通殆遺表也二公曰當不啓封以聞蘇內翰作公神

道碑謂世莫知其所言者是也 神宗問

計震悼出祭文遣中使設祭息禮甚厚政

府方遣一奠而已 聞見錄

神宗皇帝銳意求治獎勵臣下劉忠肅公摯

既對面賜褒諭因論人物邪正條對時

上意嚮納 劉大諫序公文集云神宗面賜褒諭且問從學王安石耶安

石稱卿器識不識安石也 因上疏極論

其略曰君子小人之分在義利而已小人

非不足用特心之所嚮不在乎義故希賞

之志每在事先奉公之心每在私後 陸

下有勸農之意今變而為煩擾 陛下有
均役之意今倚以為聚斂其於愛君之心
憂國之言者皆無以容於其間今天下有
喜於敢為之論有樂於無事之論彼以此
為流俗此以彼為亂常畏義者以進取為
可羞嗜利者以守道為無能臣願 陛下
虚心平聽慎重好惡前日意以為是者今
更察其非前日意以為短者今亦用其長
稍抑虛譁輕偽志近忘遠幸於苟合之人
漸察忠厚慎重難進易退可與有為之士

抑高舉下品制劑量收合過與不及之俗
使會於大中之道然後風俗一險阻平施
設變化唯 陛下號令之而已 行續

張公商英從容進見自以身居言路職在分
別淑慝以章言曰臣夙夜為 陛下思之
如富弼之忠厚文彥博之器度呂公弼之
純粹陳升之之敏劭邵必之嚴毅韓絳之
公正王陶之鯁直司馬光之學術張方平
之才識王珪之文雅范鎮之清謹唐介之
方勁何郟之骨鯁呂公著之朴茂趙抃之

節操滕甫之明穎韓維之沈靜邵亢之醇
亮是皆時之寶器宜在 朝廷者也如甲
之彊塞如乙之狼戾如丙之姦邪是皆時
之蠹賊宜畀四裔者也當國浸不悅 行狀
神宗問政府地震之變曾公曰陰盛 上曰
誰為陰公曰臣者君之陰子者父之陰婦
者夫之陰夷狄者中國之陰皆宜戒之
上問吳奎奎曰但為小人黨盛耳 上文

懌 溫公日錄

時西邊儒帥有以威敵斥境請于范純仁者

手自答曰大輅與柴車較逐鸞鳳與鷓鴣
爭食連城與瓦礫相觸君子與小人鬪力
不惟不能勝蕪亦不可勝不惟不可勝雖
勝亦非也

韓魏公嘗言 仁廟議配饗清議皆與沂公
不與申公誠意不可欺如此又曰頃時丁
寇立朝天下間一善事皆歸之萊公未必
盡出萊公也間一不善事皆歸之晉公未
必盡出晉公也蓋天下之善惡爭歸焉人
之脩身養誠意不可不謹

韓魏公元勳盛德如此聞人一小善則曰琦不及也

樂善

韓魏公元勳盛德如此聞人一小善則曰琦不及也

晏元譽公殊為人剛直遇人必以誠雖處富貴如寒士樽酒相對歡如也得一善稱之如已出當世知名之士如范仲淹孔道輔等皆出其門

鄒公浩脩潔有志行記覽該總接筆數千言立就斯可畏者然自視如未足士有一善無貴賤必與之交無遠邇必欲收而取之

呂榮陽公希哲嘗言世人喜言無好人三字者可謂自賊者也包孝肅尹京時民有自言以白金百兩寄我者死矣予其子其子不肯受願名其子予之尹召其子辭曰亡父未嘗以白金委人也兩人相讓久之公言觀此事而言無好人者亦可以少愧矣人皆可以為堯舜盍觀於此而知之

韓魏公言希文嘗與呂申公論人物申公曰吾見人多矣無有節行者希文曰天下固有人但如公不知爾以此意待天下士宜乎節行者之不至也

陳忠肅公確性謙和與物無競與人議論率多取人之長雖見其短未嘗面折唯微示意以警之人多退省愧服尤好獎進後輩一言一行苟有可取即譽美傳揚謂已不能

杜正獻公衍推獎後進今世知名士多出其門居家見賓客必問時事聞有善喜若已出至有所不可憂見於色或夜不能寐如任其責者凡公所以行之終身者有能履

其一君子以為入之所難而公自謂不足
以名後世遺戒子孫無得記述嗚呼豈所
謂任重道遠而為善惟不足者歟

正獻呂公著晦叔平生以人物為己任好德
樂善出於天性士夫有以人物為意者公
必問其所知與其所聞參互考實以待上
求上前議政事盡誠去飾博取衆人之善
以為善至其所當守毅然不可回奪也
司馬文正對賓客無問賢愚長幼悉以疑事
問之有草簿數枚常置坐間苟有可取隨

手記錄或對客即書率以為常其書字皆

真謹

先生每與司馬君實說話不曾放過如范堯
夫十件事只爭得三四件便已先生曰君
實只為能受盡言儘人忤逆終不怒便是

好處

程氏遺書

教育

安定先生胡瑗在湖學時福唐劉彝執中往從之學者數百人彝為高第凡綱紀於學者彝之力為多熙寧二年召對上問從學何人對曰臣少從學於安定先生胡瑗上曰其人文章與王安石孰優彝曰胡瑗以道德仁義教東南諸生時王安石方在場屋修進士業臣聞聖人之道有體有用有文君臣父子仁義禮樂歷世不可變者其體也詩書史傳集垂法後世者文也舉而

措之天下能潤澤其民歸于皇極者其用也國家累朝取士不以體用為本而尚其聲律浮華之詞是以風俗偷薄臣師瑗當寶元明道之間无病其失遂明體用之學以授諸生夙夜勤瘁二十餘年專功學校始自蘇湖終于太學出於門者無慮二千餘人故公學者明夫聖人體用以為政教之本皆臣師之功也上曰其門人今在朝為誰對曰若錢藻之淵篤孫覺之純明范純仁之直温錢公輔之簡諒皆陛下之

所知也其在外明體適用教于民者追數十輩其餘政事文學粗出於人者不可勝數此天下四方之所共知而歎美之不足者也 上悅

陳公襄平生以道德教育天下英才為己任故以學業出入其門者無慮千人而齒于仕版輔大政親近侍列臺閣帥邊防者有矣守方州使諸路佐郡邑宰人民者所至多焉莫不知所以仁民為固國之本也治已為臨下之範也學古為脩身之資也事

親為行道之始也官于四方而民受其賜者皆公之所教也

晏丞相殊留守南京范文正公仲淹遭母憂寓居城下晏公請掌府學范公常宿學中訓督學者皆有法度勤勞恭謹以身先之夜課諸生讀書寢食皆立時刻往往潛至齋舍訶之見有先寢者詰之其人給云適疲倦暫就枕耳問未寢之時觀何書其人亦妄對則取書問之不能對乃罰之出題使諸生作賦必先自為之欲知其難易及

所當用意亦使學者率以為法由是四方從學者輻湊其後宋人以文學有聲名於場屋朝廷者多其所教也

曾文昭公肇知應天府宋當東南孔道宴勞無虛日公曰飾厨傳以邀往來之譽吾不為也乃積公帑之餘大興學校親加訓導養成人材為多

泰山然復時孔給事道輔為人剛直嚴重不妄與人聞先生之風就見之介執杖履侍左右先生坐則立升降拜則扶之及其往

謝也亦然魯人既素高此二人由是始識
師弟子之禮莫不嗟嘆之而李丞相孔給
事亦以此見稱於士大夫

胡公安國士子問學公接之大抵以立志為
先以忠信為本以致知為窮理之門以敬
為持養之道開端引示必當其才訓厲救
藥必中其病

伊川先生晚年接學者乃更平易蓋其學已
到至處但於聖人氣象差少從容耳明道
則已從容惜其蚤死不及用也使及於元

祐間則不至有今日事矣

竇諫議禹鈞為人素長者每量歲之所入除
伏臘供給外皆以濟人之急家唯素儉器
無金玉之飾家無衣帛之妾嘗於宅南建
一書院四十間聚書數千卷禮文行之儒
延置師席凡四方孤寒之士貧無供湏者
公咸為出之無問識與不識有志於學者
聽其自至故其子見聞益博凡四方之士
由公之門登貴顯者前後接踵來拜公之
門必命左右扶公坐受其禮及公之亡蒙

息深者有持心喪三年以報其遺德二

晏元獻公留守南京大興學校以是請生自

五代以來大小學廢興自公始有道碑

公法濟生予無不為之請其不為者

如置聘請為四文名與之命於家

公書四石門人無不為之請其不為者

公書四石門人無不為之請其不為者

公書四石門人無不為之請其不為者

公書四石門人無不為之請其不為者

公書四石門人無不為之請其不為者

宗厚德

李文正公昉至道元年燈夕太宗御樓時

李文正以司空致仕於家上亟以安輿

就其宅召至賜坐於御樓之側數對明爽

精力康勁上親酌御樽飲之選餚核之

精者賜焉謂近侍曰昉可謂善人君子也

事朕兩入中書未嘗有傷人害物之事宜

其今日所享如此也

韓魏公為丞相每見文字有攻入隱惡者即

手自封之未嘗使人見

韓魏公在魏府僚屬路拯者就案呈有司事
而狀尾忘書名公即以袖覆之仰首與語
稍稍潛卷從容以授之

王文正公旦任事久人有謗公於上者公
輒引咎未嘗自辯至人有過失雖人主盛
怒可辯者辯之必得而後已日者上書言
宮禁事請籍其家得朝士所與往還占問
吉凶之說真宗怒欲付御史問狀公曰
此人之常情且語不及朝廷不足罪真
宗怒不解公因自取嘗所占問之書進曰

臣少賤時不免為此必以為罪願并臣付
獄真宗曰此事已發何可免公曰臣為
宰相執國法豈可自為之幸於不數而以
罪人真宗意解公至中書悉焚所得書
既而真宗悔復馳取之公曰臣已焚之
矣由是獲免者衆

王文正公旦薦寇萊公為相萊公數短公於
上而公專稱其長上一日謂公曰卿雖
稱其美彼專談卿惡公曰理固當然臣在
相位久政事闕失必多準對陛下無所

隱益足以見其忠直此臣所以重準也
上由是益賢公萊公在藩鎮嘗因生日建
山棚大宴又服用僭侈為人所奏上怒
甚謂公曰寇準每事欲劾朕可乎公徐對
曰準誠能臣無如駿何上意解遽曰然
此止是駿耳遂不問文正公疾亟上問
以後事唯對以宜早召寇準為相

陳忠肅公瓘性謙和與物無競與人議論率
多取人之長雖見其短未嘗面折唯微示
意以警之人多退省愧服尤好獎進後輩

能
一言一行苟有可取即譽美傳揚謂已不

杜正獻公衍嘗曰今之在上者多摘發下位
小節是誠不恕也衍知兗州時州縣官有
累重而素貧者以公租所得均給之公租
不足即繼以公帑量其小大咸使自足尚
有復侵擾者真貪吏也於義可責又曰衍
歷知州提轉安撫未嘗壞一箇官負其間
不職者即委以事使之不暇墮不謹者論
以禍福俾之自新從而遷善者甚衆不必

繩以法也

韓忠憲公億在中書日見諸路職司捃拾官吏小過輒不憚曰今天下太平主上之心雖蟲魚草木皆欲得所况仕者大則望為公卿次亦望為侍從職司二千石其下亦望京朝幕職奈何錙之於聖世乎

陳文惠公堯佐十典大州六為轉運使常以方嚴肅下使人知畏而重犯法至其過失則多係祐之故未嘗按黜一下吏

呂正獻公晦叔議者或咎公持心太恕今除

惡不盡將失有罪為異日惠公曰為治去其太甚者耳人才實難當使之自新豈宜使之自棄耶

校書郎張季真居三川間嘗謂見王沂公延於便坐屏左右語之曰聞伊闕令劉定基貪虐無狀民將興訟又出書一軸悉數其罪且曰為吏至此誠不足念若舉以成獄則平民罹其害者不啻千人今將先事除之如何子真對以漢薩宣故事公領之未幾擢召令至府面詰之仍示以鄉來書軸

俾自閱之劉首伏不敢有隱且求解去翌
日以疾告自免由是訟息而民安

方諫議謹言為侍御史時丁謂貶遣謹言籍
其家得士大夫書多干請開通者悉焚之
不以聞世稱其長者

蘇公頌平生於人無纖芥仇怨在杭州日有
要人以事屬公公不從後其人嘗言路懷
忿抵巇或謂其事迹書劄具存可辯公笑
曰吾豈為是哉在潁州日通判趙至忠本
歸明人所至輒與守競公待之以禮具盡

誠意他日至忠泣曰至忠虜人也然見義
則服正生誠服者唯今韓魏公與公耳

三沂公會再蒞大名如數政有不便委曲彌
縫悉掩其非及移守洛帥陳堯咨復為代
觀之歎曰王公宜其為宰相我之量弗及
己蓋陳以昔時之嫌意謂公必返其政發
其隱也

趙清獻公通判泗州泗守昏不事事監司欲
罷遣之公獨左右其政而晦其所以然使
若權不已出者守得以善罷

胡文恭公宿知湖州前守滕公大興學校費
錢數千萬胡安定始教授於其間未訖滕
公罷去羣小斐然謗議以為滕公用錢有
不明者自通判以下不肯書其簿公於坐
折之曰君佐滕侯幾時矣彼滕侯之謀有
不臧矣不早告陰拱以觀侯其去乃非之
豈古人分謗之意乎坐大慚為公書
傳公堯俞在徐前守侵用公使錢公寢為償
之未足而公罷後守反以文移公嘗償千
緡公竭資旦假償償之久之鈎改得實公

蓋未嘗侵用也公卒不辯其容物不校如
此

司門郎中王繕濰州人治三傳春秋中第再
調沂州錄事參軍時魯簡肅公宗道方為
司戶參軍家貧食衆祿俸不給每貲於王
猶不足則又懇王預貲俸錢魯御下嚴庫
吏深怨之訴魯私貲緡錢州并劾王王諭
魯曰第歸罪某君無承也魯曰某貧不給
以私干公過實自某公何辜焉王曰某碌
碌經生仕無他志苟仰俸入以養妻子得

罪無害矧以官物貸人過不及免君年少
有志節明爽方正實公輔器無以輕過輒
累遠業併得罪何益卒明魯不知而獨得
私貸之罪魯深愧謝不自容王慶之裕如
無憚恨也由是沈困銓曹二十餘年晚用
薦者引對吏部狀其功過奏日有魯姓名
時魯已參大政立殿中仁廟目魯曰豈
卿耶魯遽稱謝且具呈其實仁廟歎曰
長者也先是有私過者例改次等由是得
不降等詔改大理寺丞仕至省郎累典名

郡晚年田園豐腆子孫蕃衍壽八十九卒
亦庇賢為善之報也

澠水燕談

高防幼為澶州防禦使張從息判官有軍校
段洪進盜官木造竹物從息怒欲殺之洪
進給云防使為之從息問防防即誣伏洪
進免死乃以錢十阡馬一疋遺防而遣之
防別去終不自明既又以騎追復之歲餘
從息親信言防自誣以活人命從息驚嘆
益加禮重

長樂陳希穎至道中為果州戶曹有稅官無

廉稱同僚雖切齒而不言獨戶曹數以大
義責之冀其或浚已而有他隙後稅官秩
滿將行廳之小吏持其貪墨狀于郡曰行
篋若干各有字號某字號其篋皆金也郡
將盛怒以其事付戶曹俾陰伺其行則於
關門之外羅致其所狀字篋驗治之聞者
皆為之恐戶曹受命不樂曰夫當其人居
官之時不能懲艾而使遂其姦今其去也
反以巧吏之言害其長豈理也哉因遣人
密曉稅官曰吾不欲以持訐之言危君事

無當自白不則早為之所稅官聞之乃易
置行李亂其先後之序既行戶曹與吏候
于關外俾指示其所謂有金者拘送之官
他悉縱遣及造郡庭啓視則皆衣衾也郡
將釋然稅官得以無事去郡人翕然稱戶
曹為長者然而戶曹未嘗有德色也

傳獻簡公堯俞言以帷箔之罪加於人最為
暗昧萬一非辜則令終身被其惡名至使
君臣父子之間難施面目言之得無訶乎
曹侍中彬為人仁愛多恕嘗知徐州有吏犯

罪既立案逾年然後杖之人皆不曉其旨
彬曰吾聞此人新娶婦若杖之彼其舅姑
必以婦為不利而惡之朝夕笞罵使不能
自存吾故緩其事而法亦不赦也其用志
如此記聞

曹武惠王彬國朝名將勲業之盛無與為比
嘗曰自吾為將殺人多矣然未嘗以私喜
怒輒戮一人其所居堂室弊壞子弟請加
修葺公曰時方大冬墻壁瓦石之間百虫
所蟄不可傷其生其仁心愛物蓋如此

濮安懿王以英宗踐祚例當改封英宗
先詳謹不欲遽既踰大祥始詔兩制議其
禮兩制謂當封大國稱皇伯中書疑所生
稱皇伯無經据又封爵須下誥名之則未
得其中方下三省再議英宗復詔
而臺諫官文中書不已尤指切歐陽公請
公莫不避匿有解韓魏公獨謂入曰此中
書事皆共議何可獨罪歐陽公士大夫嘆
其平直忠諫不肯推諉以與人
于尼父師旦密入本選人屢以賊失官編管

在蔡尼嘗適人生子後為二鬼所憑言事
或有驗遂為尼名惠普士庶遠近輻湊以
佛事之嘗因宦者言邵亢石企彬富弼李
東之肅之宜為輔相皆常敬之者也東之
姪女二人事之王樂道命李氏甥為其母
首傳習妖教收下獄語京東差官按之得
諸公書自韓曾以下皆有之文潞公獨無
上問其故文曰臣但不知耳知之亦當有
書時人羨其分謗

李和文都尉好士一日召從官呼左右軍官

妓置會夜午臺官論之揚文公以告王文
正文正不答退以紅牋書小詩以遺和文
且以不得預會為恨明日真宗出章疏
文正曰臣嘗知之亦遺其詩恨不得往也
太平無象乎上意遂釋

蔡襄嘗飲會靈東園坐客有射矢誤中傷人
者客遽指為公矢京師喧然事既聞上
以問公公即再拜愧謝終不自辯退亦未
嘗以語人

墓誌

李文靖公沆為相專以方嚴重厚鎮服浮議

尤不樂人論說短長附已胡祕監旦謫州
久未召嘗與文靖同為制誥聞其拜參政
以啓賀之詆前居職罷者云呂參政以無
功為左丞郭參政以酒失為少監辛參政
非才謝病優拜尚書陳參政新任失言退
歸兩省而譽文靖甚力意將以附之文靖
慨然不樂命小吏封置別篋曰吾豈真優
於是者耶亦適遭遇耳乘人之後而譏其
非吾所不為况欲揚一己而短四人乎終
為相旦不復用舊聞韓武宗云後閱旦傳

乃載此文

蔡挺為江東提點刑獄有虔州職官譖本州
曹掾姦利事蔡留職官於坐呼掾面證之
而初無是職官慙懼辭伏蔡責之曰汝小
人也吾雖可欺奈何譖無過之人乎叱去
之自是無復譖毀而入服其不可欺也
陳彭年任翰林學士日求對歸詣政府王文
正公見之陳起呈其狀曰科場條貫公投
之於地曰內翰做官幾日待隔截天下進
士陳皇懼而退

蘇公頌之孫曰舒信道元豐中自御史中丞
銳於進取言事多涉刻薄為王和甫所繩
除名紹聖復通直郎知無為軍或言其得
罪深重不當叙復改監中嶽廟祖父間之
曰士大夫立朝當路一涉非義失人心則
終躬遂廢如王君貺未三十為御史丞緣
進奏院事終躬輒軻不復大用陷於刻薄
可不謹哉

邵伯溫少時讀文中子至使諸葛武侯無死
禮樂其有興乎因著論以謂武侯霸者之
佐恐於禮樂未能興也康節先生見之怒
曰汝如武侯猶不可妄論况萬萬相遠乎
以武侯之賢妄知不能興禮樂也後生輒
議先賢亦不韙也伯溫自此於先達不敢
妄論

仁宗時天下提刑轉運知府多以愛憎喜怒
發摘官吏小失以快己意御史裏行陳洙
奏欲望凡奏到公案其被奏官於理無罪
者兼取問元案舉官司重行謫罰被奏之
人移於鄰部以相回避仍令班行天下戒

監司州郡苛察者 上深以為然令審刑
院大理寺今後諸處勘到命官使司奏案
內有不合書罪顯涉捃拾者仰奏勘干繫
官吏自是少敢以喜怒憎愛羅織官吏
張文定公齊賢以右拾遺為江南轉運使一
日家宴一奴竊銀器數事于懷中文定自
簾下熟視不問爾後文定晚年為宰相門
下廝役往往皆得班行而此奴竟不霑祿
奴乘間再拜而告曰某事相公最久凡後
於某者皆得官矣相公獨遺某何也因泣

下不止文定憫然語曰我欲不言爾乃怨
我爾憶江南日盜吾銀器數事乎我懷之
三十年不以告人雖爾亦不知也吾備位
宰相進退百官志在激濁揚清安敢以盜
賊薦耶念汝事我日久今予汝錢三百千
汝其去吾門下自擇所安蓋吾既發汝平
昔之事汝其有愧於吾而不可復留也奴
震駭泣拜而去

曹州于令儀者市井人也長厚不忤物晚年
家頗豐富一夕盜入其家諸子擒之乃鄰

舍于也。今儀曰：爾素寡過，何嘗而為盜耶？
迫於貧耳。問其所欲，曰：得十千足以資衣
食。如其欲與之，既去復呼之。盜大懼，語之
曰：爾貧甚，負十千以歸，恐為邏者所詰，留
之。至明使去，盜大感愧，卒為良民。鄉里稱
君為善士。君擇子姪之秀者，起學室，延名
儒以教之。子伋，姪傑，繼登進士第。今為
曹南令族。

彭公思永始就舉時，貧無餘貲，惟持金釧數
隻，棲於旅舍。同舉者過之，衆請出釧為玩。

客有墜其一於袖間，公視之，不言。衆莫知
也，皆驚求之。公曰：數止此，非有失也。將去，
袖釧者揖而舉手，釧墜於地。衆服公之量。
張知常在上庠，日家以金十兩附致於公。同
舍生因公之出發篋而取之，學官集同舍
檢索，因得其金。公不認，曰：非吾金也。同舍
生至夜，袖以還公。公知其貧，以半遺之。前
輩謂公遺人以金，人所不能也。倉卒得金，不
認人所不能也。

張孝基娶同里富人女，富人只一子，不肖，斥

逐之富人病且死盡以家財付孝基與治
後事如禮久之其子丐於塗孝基見之惻
然謂曰汝能灌園乎答曰如得灌園以就
食何幸孝基使灌園其子稍自力孝基怪
之復謂曰汝能管庫乎答曰得灌園已出
望外况管庫乎又何幸也孝基使管庫其
子馴謹無他過孝基徐察之知其能自新
不復有故態遂以其父所委財產歸之其
子自此治家勵操為鄉間善士不數年孝
基卒其友數輩遊嵩山忽見旌幢驕御滿
野如守土之臣竊視專車者乃孝基也驚
喜前揖詢其所以致此孝基曰吾以還財
之事上帝命主此山言訖不見

京師人有以金銀繒錦實二篋託付於其相
知數年而死彼人歸詣其子子曰我父平
日未嘗一言及此且無契券之驗殆長者
之誤也其人曰我躬受之爾父豈待券契
與汝必預聞我兩人相推無敢當其人遂
持以白于官時包孝肅公尹京驗究其實
斷與其子世俗之說皆謂今人無復良心

惟知有利耳聞是二人之風可以釋一世之疑

李文靖公素有長者譽一世僕逋宅金數十千忽一夕遁去有女將十歲美姿格自寫一券繫於帶願賣於宅以償焉丞相大恻之祝夫人曰願如己子育於室訓教婦德俟成求偶嫁之止請夫人親結縞以主婚然而務在明潔夫人如所誨及笄擇一婿亦頗良具奩幣歸之女範果堅白其二親後歸京聞之論感公刻心骨丞相病夫婦

割股為羹饋之至薨表經三年以報

湖山野錄

留臺自少極貧專事趨謁歲久鄉人厭之不能自存一日與其子同往泉州謁親表徐司戶到泉州而司戶得罪憲司對移他郡復徒步歸至漳泉市買浴堂中拾金一袋浴畢託疾卧堂中終夕不去翌早有一人號泣而至自言為商于外八年不歸只收拾得金子八十五片以一袋盛之昨晚醉中與同行携到此浴浴罷乘月行三十里始覺其金不見公遂舉以還之彼以數

片遺公公一無所受及還鄉人愈薄之責
以拾金不能營生而復來相干公答以平
生賦分止合如此若掩他人物以為已有
必有禍災身且不保安用物為彼人辛勤
所積一旦失去或不得還鄉或死非其命
其害有不可勝言者吾是以還之惟安分
以畢餘生耳未幾父子同膺鄉薦一舉登
第官至西京留臺後五十年間子孫趾美
仕塗者二十有三人予乙卯秋還自滁陽
與其元孫質夫縣丞同舟入雪川得聞其

詳且言伯父侍郎嘗錄其事錫之以戒子
孫當以高祖之心為心在家者慈儉以安
分居官者廉勤以守節凡物非已有者不
得妄有覬覦云

江唐卿影影響錄

竇諫議禹鈞嘗因元夕往延慶寺燒香忽於
後殿墻側拾得銀二百兩金三十兩遂持
歸明旦侵晨詣寺守候失物主頭吏見一
人泣涕至公問所因其人真以實告曰父
犯刑至大疎褊懇至親戚得金銀若干將
贖父罪暮以一相知置酒酒昏忽失去今

父罪已不復贖矣公驗其實遂與同歸以
舊物還之加以憫憫復有贈賂
林積南劔人少時入京師至蔡州息旅邸既
卧覺床第間有物逆其背揭席視之見一
布囊其中有錦囊又其中則綿囊實以北
珠數百顆明日詢主人曰前夕何人宿此
主人以告乃巨商也林語之此吾故人脫
復至幸今來上庠相訪又揭其名于室曰
某年某月日劔浦林積假館遂行商人至
京師取衣袋貨則無有意沿故道處處物

色之至蔡邸見其榜即還訪林於上庠林
具以告曰元珠俱在然不可但取可投牒
府中當悉以歸商如其教林詣府盡以珠
授商府尹使中分之商曰固所願林不受
曰使積欲之前日已為已有矣秋毫無所
取商不能強以數百千就佛寺作大齋為
林君祈福林後登科至中大夫生子又字
德新為吏部侍郎

出洪景盧夷堅志

慶曆中呂許公夷簡罷政事以司徒歸第拜
晏元獻公殊章郇公得象相又以諫官歐

陽脩余靖上疏罷夏竦樞密使其他升拜
不一是時石介為國子監直講獻慶曆聖
德頌褒貶甚峻而於夏竦尤極詆斥至目
之為不肖及有手鋤姦枿之句頌出泰山
孫復謂介曰子之禍自此始矣未幾黨議
起介在指名遂罷監事通判濮州歸徂徠
山而病卒會山東舉子孔直溫謀反或言
直溫嘗從介學於是夏英公言於仁宗
曰介實不死北走胡矣尋有旨編管介之
子於江淮又出中使與京東部刺史發介

棺以驗虛實是時呂居簡為京東轉運使
謂中使曰若發棺空而介果北走則雖孛
戮不足以為酷萬一介屍在未嘗叛去即
是朝廷無故剖人塚墓何以示後世耶中
使曰誠如金部言然則若之何以應中旨
居簡曰介之死必有棺殮之人又內外親
族及會葬門生無慮數百至於舉樞密棺
必用凶肆之人今皆擻召至此劾問之苟
無異說即皆令具軍令狀以保任之亦足
以應詔也中使大以為然遂自介親屬及

門人姜潜以下并凶肆棺殮昇柩之人合數百狀皆結罪保證中使持以入奏仁宗亦悟竦之譖有旨放介妻子還鄉而世以居簡為長者

章蔡同肆羅織遷謫元祐諸公蔡率章以奏乞發司馬光墓門下侍郎許將獨無言蔡等退哲宗留將問曰卿不言何也將曰發人之墓非盛德事哲宗曰朕與卿同乃不從

曹彬討蜀初成都有獲婦女者彬悉閉于一第竅以度食且戒左右曰是將進御當密衛之洎事罷訪其親以還之無者備禮以嫁之

東坡記齊人劉庭式未第時議娶其鄉人之女既約而未納幣也庭式及第其女以病兩目皆盲女家躬耕貧甚不敢復言或勸納其幼女庭式笑曰吾已許之矣雖盲豈負吾初心哉卒娶盲女與之偕老子偶讀唐撫言載孫泰山陽人少師皇甫穎守操頗有古賢之風泰妻即姨女也先是姨老

以二女為托曰其長幼損一目汝可娶其
女弟姨率秦娶其姊或詰之秦曰其人有
廢病非秦何適皆服秦之義乃知古人已
先劉庭式矣陳無已談叢亦云華陰呂君
舉進士聘里中女行既中第婦家言曰吾
女故無疾既聘而後盲敢辭呂君曰既聘
而後盲君不為欺又何辭遂娶之生五男
皆中進士第其一人丞相汲公是也

姚雄初為將以女議定一寨主子無何寨主
物故妻及子皆淪落後雄以邊帥赴闕奏

計一嫗浣衣喜其有士人家風問所從來
嫗云昔良人守官邊寨有將姚其姓者許
以女歸妾子今夫既喪無以自存方賃餅
餌以自給姚曰爾尚記形容否嫗曰流落
困苦不復省記姚曰雄是也女自許歸之
後不與他族日望壻來豈以父之存沒為
間耶嫗泣下氣咽不語久之因留嫗并其
子易以新衣俱載還鎮遂畢其禮

鍾離權開寶間宰江州德化明年以女嫁許
氏諭胥魁市婢從嫁翌日胥與老嫗引一

女子來問其何許人曰撫之臨川人也女
受嫗戒不敢有他言君視事歸見于屏女
流涕有戚容且疑其家叱罵詰曰不然某
之父昔令是邑不幸與母俱亡無親戚依
倚方五歲育於胥家十年且將為已女今
明府欲得妾胥與嫗以其應命適見明府
視事追感吾父不覺涕零君大驚呼牙儉
問之復咨於老吏具得其實是時許之子
納采有日鍾離遽以書抵許氏而止其子
且曰吾買婢得前令之女吾特憐之而悲
之義不可久辱當輟吾女之奩篋先求婿
以嫁前令之女更俟一年別為女營嫁資
以歸君子可乎許君答書曰遽伯玉恥獨
為君子君何自專仁義願以前令之女配
吾子君別求良奧以嫁君女於是前令之
女卒歸許氏此等事前輩之所常行今不
復得見矣

韓魏公語錄曰人能扶人之危矜人之急固
是美事能勿自談則益善矣
丁晉公雖險詐亦有長者之言 仁廟嘗怒

一朝士再三語及公不答上作色曰臣耐問輒不應謂徐奏曰雷霆之下更加一言則齏粉矣上重答言嘉祐雜志

報德不報怨

司馬溫公曰受人恩而不忍負者其為子必孝為臣必忠

崔子玉座右銘曰施人戒勿念受施戒勿忘曹彬征幽州偶失律於涿鹿素服待罪趙叅政昌言請按軍法朝廷察之止責右驍衛上將軍未幾遂起趙叅政自延安還因事被劾於尚書省久不許見時公已復樞密使三抗疏力雪之方許朝謁士論歎伏景祐中呂許公夷簡執政范文正公仲淹以

天章閣待制知開封府屢攻許公之短坐
落職知饒州徙越州康定元年復天章閣
待制知永興軍尋改陝西都轉運使會呂
許公有大名復入相對仁宗曰范仲淹
賢者朝廷將用之豈可但除舊職即除
龍圖閣直學士陝西經略安撫使上以許
公為長者天下亦羨許公不念舊惡仲淹
謝曰嚮以公事忤犯相公不意相公獎拔
乃爾許公曰夷簡豈敢復以舊事為念耶
及仲淹知延州移書諭元昊以利害答書

不遜仲淹焚其書不以聞執政以為不當
通書而又擅焚之宋庠請論以軍法上顧
問呂夷簡何如夷簡曰止可薄責而已乃
降一官知耀州

范忠宣公帥慶陽時為總管种詒無故訟於
朝上遣御史按治詒寧任公亦罷帥至公
為樞密副使詒尚停任復薦為永興軍路
鈐轄又薦知隰州每自咎曰先人與种氏
上世有契義純仁不肖為其孫所訟寧論
事之曲直哉嗚呼可謂以德報怨者也

李師中為布衣坐父緯鎮戎邊陣嘗斬韓魏
公馳至鎮戎以賊衆我寡非請將罪且欲
戮其為首一人師中父在偵中方請于朝
李師中赴南宮試遂上書論公募民為兵
往應賊大擾乞斬公謝陝西既不行後常
有疑公心公執政有請勿害師中者公曰
彼是時以子救父豈可加罪人聞之咸服
其公愬然師中終未之信後擢知兩制師
中方愧服且深謝之家傳亦曰師中方坐
事廢黜一日擢為高陽關安撫使賜對曰

神宗諭曰韓琦力薦卿有才故委以方面
師中方大愧服遺事云公兄為泰倅孫沔
元規為司理嘗薦之遂拜元規書問未嘗
踰時不講後公為西帥兵敗元規領言責
深議公罪自此慚公書問遂絕公一日以
書問元規平日事契如此若以伯氏嘗薦
而後見攻此乃韓厥之舉也若琦當言責
亦不為元規隱此何待琦之不廣願公勿
疑元規疑之終不講書公秉政頗以公有
害己心後起廢為慶帥過闕乃泣見曰沔

真小人公知河河不知公家傳亦曰河帥
慶州過闕賜對英宗諭曰韓琦稱卿有
邊帥才故復用卿河退而袖長書俯伏謝
罪皇恐幾無所容

唐質肅公介為御史論文潞公專權植黨交
結宮禁仁宗怒召二府示之疏唐公語
益切樞密副使梁適叱唐公下殿詔送臺
劾之潞公獨留再拜曰御史言事職也願
不加罪於是唐公既貶而公亦罷相判許
州未幾公復召還相位即上言唐某所言

正中臣罪召臣未召唐某臣不敢行
宗用公言起唐公通判潭州後御史吳中
復請還介言潞公復言唐介頃所言皆
中臣病而責太重願召之尋至大用與公
同執政相知為深後潞公為平章重事薦
介之子義問以集賢殿脩撰帥荆南路公
之德度過人如此

彭汝礪在臺嘗論呂嘉問事且與蔡丞相異
趣使外十年蔡為有力後治嘉問獄不肯
阿執政意擠之坐奪一官至是又辨蔡丞相

相不當謫至得罪乃已入以其益賢之
至和中范景仁為諫官趙閱道為御史以論
陳恭公事有隙熙寧中介甫執政恨景仁
數毀之於上且曰 陛下問趙亦即知其
為人他日上以問閱道對曰忠臣上曰卿
何由知其忠對曰嘉祐初 仁宗違豫鎮
首請立皇嗣以安社稷豈非忠乎既退介
甫謂閱道曰公不與景仁有隙乎閱道曰
不敢以私害公

吳參政育初尹開封范仲淹在政府因白事

數與仲淹忤既而仲淹安撫河東有奏請
多為任事者可沮公取可行者固執之

陳龍學公從易天禧中坐失舉送宰相寇準

素惡之遂除知吉州及準照道州從易為

湖南轉運使咸謂曰可忘廬陵之命耶準

至從易以故相禮敬之言者為慙

張文節知白初參知政事為宰相王欽若所

排及知南京欽若分司南京衆謂必報之

而知白待之加厚

楊侍郎偕知審官院元昊乞和而不稱臣偕

上言以謂連年出師國力日以蹙莫如以
書遺之徐圖誅滅之計諫官歐陽脩蔡襄
交章劾奏偕職為從官不思為國討賊而
助元昊不臣之請罪當誅脩不自安求知
越州道改知杭而襄謁告迎親輒遊里市
或謂曰何不以言於朝脩曰襄嘗以公抵
我豈可以私報也

陳恭公執中素不喜歐陽公其知陳州時公
自穎移南京過陳拒而不見後公還朝作
學士陳為首相公遂不造其門已而陳出

知亳州罷使相換觀文公當草制陳自謂
必不得其美辭至云杜門却掃善避權勢
以遠嫌處事執心不為毀譽而更變陳大
驚喜曰使與我相知深者不能道此此得
我之實也手錄一本寄其門下客李中師
曰吾恨不早識此人

陳忠肅公瓘既還寓通州時開封尹盛章與
石械以私隙詬爭章密取旨送械獄以罪
編置通州因揚言為公報忿蓋公貶台州
石械窘辱百端迫脅累矣公聞而嘆曰此

豈盛世所宜有耶因謀徙居以避之時縣宰與公姻家而於悵亦沾親悵屬宰求館舍宰以為疑公謂宰曰親戚患難宜相同旋置此館彼乃為義事無足嫌也宰於是與之盡力悵聞而愧感遣其子來致謝公曰吾為宰盡親戚忠告之益爾非欲以德報怨也却之不見月餘遂挈家為江上之遊

孫文懿公眉州人欲典田赴試京師尉李昭言戲之似君人物求試京師者有幾文懿

以第三登第後判審官院李昭言者赴調見公怒甚意公不忘前日之言也公特差昭言知眉州又公嘗聚徒榮州貧甚得束脩之物持歸為一村鎮將悉稅之至公任監左藏庫鎮將者部川綃綉至見公愧懼公慰藉之黃金一兩贈其歸其盛德如此宋元憲公以言者斥其非才罷樞相守洛有一舉人行囊中有不稅之物為僕夫所告公曰舉人應舉孰無所貨之物未可深罪若奴告主此風不可長也僚屬曰犯人乃

言官之子也意欲激其報之公不答但送
稅院倍其稅仍治其奴罪而遣之

寇萊公好士樂善不倦推薦丁謂之徒皆出
其門公與丁謂會食都堂羹滌公鬚謂起
拂之公正色曰身為執政而親為宰相拂
鬚耶謂慙不勝公持正直而不虞巧佞故
卒為所陷公貶雷州時丁與馮拯在中書
丁當秉筆初欲貶崖州而丁忽自疑語馮
曰崖州再涉鯨波如何馮唯唯而已丁乃
徐擬雷州丁之貶也馮遂擬崖州當時好

事者曰若見雷州寇司戶人生何處不相
逢比丁之南也準從者有欲釋憾謀不利
於謂準知之陳大席一廡間設戲具悉召
坐且命之博奕因隱几觀焉聞謂行乃罷
歐陽文忠公自云學道三十年所得者平心
無怨惡爾公初以范希文事得罪于時相
坐黨人遠貶三峽流落累年比呂公罷相
公始被進擢及後為范公作神道碑言西
事時呂公擢用希文盛稱公之賢能釋私
憾而共力於國家希文子純仁大以為不

然刻石則輒削去此一節云我父至死未嘗解仇公歎曰我亦得罪於呂丞相者唯其言公取信於後世也吾嘗聞范公平生自言無怨惡於一人兼其與呂公解仇書見在范集中豈有敢言無怨惡於一人而其子不使解仇於地下父子之性相遠如此

范文正公生三歲而孤母夫人貧無依再適長山朱氏以朱氏長育有恩常思厚報之及貴用南郊所加恩乞贈朱氏父太常博

士暨諸子皆公為葬之歲別為饗祭朱氏也子弟以公蔭得補官者三人

王章惠公隨舉進士時甚貧遊於翼城逋人飯執而入縣石務均之父為縣吏為償錢又飯之館之於其家而其母尤所加禮一日務均醉歐之王遂去明年登第久之為河東轉運使務均恐懼逃竄然王豈有害之意乎至是事敗文潞公為縣捕之急往投王王已為御史中丞矣未幾封一鉉銀至縣葬務均之母事少解至王為參知政

事奏務均教練使務均亦改行自脩王公
長厚而不忘一飯之恩也如此東齋記事

虞公允文天資寬厚每以德報怨故王之望

公所薦馮方公所厚而每排公章服與公

無怨而附他執政彈公及公為相念之望

以罪廢請授以資政殿學士方以水死而

祿不及嗣請官其子服久遠竄請貼職與

郡或問公曰聖人謂何以報德何如公曰

聖人豈不曰以德報怨乎

原叔曰趙槩與歐陽脩同在館及同修起居

注槩性重厚寡言脩意輕之及脩除知制

誥是時韓范在中書以槩為不文乃除天

章閣待制槩澹不以屑意及韓范出乃復

除知制誥會脩甥嫁為脩從子晟妻與人

淫亂事覺語連及脩脩時為龍圖閣直學

士河北都轉運使疾韓范者皆欲文致脩

罪云與甥亂上怒獄急羣臣無敢言者

槩乃上書言脩以文學為近臣不可以閏

房曖昧之事轉加汙蔑臣與脩蹤跡素疎

精之待臣亦薄所惜者朝廷大體耳或

謂槩曰公不與歐陽公有隙乎公曰以私廢公槩所不敢書奏上不悅人皆為之懼槩亦澹然如平日久之備終坐降為知制誥知滁州執政私曉譬槩令求出廼出知蘇州遭喪去官服闋除翰林學士槩復表讓以歐陽脩先進不可超越奏雖不報時論美之宣覽

王荆公秉政更新天下之法宿德舊人議論不叶遂選用新進待以不次驟引呂惠卿至執政惠卿事荆公如父子荆公罷相惠卿欲代荆公恐其復來乃因鄭俠獄陷王安國亦以沮荆公也自是凡可以害荆公者無所不用其智荆公再相於是起華亭詔獄而使徐禧王古蹇周輔三輩按之惠卿情不得練亨甫呂嘉問以鄧綰所條惠卿事交鬪其間復為惠卿所中語連荆公子雱雱時已病坐此憂憤而卒荆公憂傷益不堪遂再求罷去初康節先生嘗謂富韓公曰安石惠卿本以勢利合惠卿安石勢利相敵將自為仇矣後果然

哲宗親政呂汲公大防欲遷殿中侍御史楊
畏為諫議大夫范忠宣公曰天子諫官當
用正人揚畏不可用汲公方約畏為助謂
忠宣曰豈以揚畏嘗言公耶忠宣曰不知
也蓋上初召忠宣畏嘗有言上不行忠宣
致不知也忠宣因乞罷政上不許後揚畏
首叛汲公凡可以害汲公者無所不至

濟昏葬

范文正公在睢陽遣堯夫到姑蘇般麥五百
斛堯夫時尚少既還舟次丹陽見石曼卿
問寄此以何也曼卿曰兩月矣三喪在淺
土欲葬之而北歸無可與謀者堯夫以所
載麥舟付之單騎自長蘆捷徑而去到家
拜起侍立良久文正曰東吳見舊故事乎曰
曼卿為三喪未舉方留滯丹陽時無郭元
振莫可告者文正曰何不以麥舟付之堯
夫曰已付之矣

范文正公守邠州暇日帥僚屬登樓置酒未
舉觴見縵經數人營理喪具者公亟令詢
之乃寄居士人卒於邠將出殯近郊賜斂
棺槨皆所未具公憮然即徹宴席厚賜給
之使畢其事坐客感歎有泣下者
范公堯夫知太原府河東土狹民衆惜地不
葬其先公遣屬僚收無主燼骨別男女異
穴以葬又檄一路諸郡皆倣此不可以萬
數計刻石以記歲月
查道淳化中初赴舉貧不能上道親族哀錢

三萬遣之道出滑州過父友呂翁家翁喪
無以葬毋兄將鬻其女以辦襄事道傾楮
中錢悉與之又與嫁其女又嘗有僚卒女
為人婢道贖之以嫁大族

沈內翰文通治杭州令行禁止人有貧不能
葬及女子孤無以嫁者以公使錢嫁數百
人倡優養良家女為已子者奪歸其父母
趙清獻公嫁兄弟之女以十數皆如已女在
官為人嫁孤女二十餘人居鄉葬暴骨及
貧無以殮且葬者施棺給薪不知其數

趙清獻公得虔州虔當二廣之衝行者常自
虔易舟而北公間取餘材造舟百艘移二
廣諸郡曰仕宦之家有父兄沒而不能歸
者皆移文以遣當具舟載之至者既悉授
以舟復量給公使物歸者相繼於道
竇禹鈞同宗外姻有喪不能舉公為出錢葬
之由公而葬者凡二十七喪孤遺女及貧
不能嫁公為出錢而嫁之由公而嫁凡二
十八人

歐陽文忠公平生篤於朋友如尹師魯梅聖

俞孫明復既卒其家貧甚公力經營之使
皆得以自給又表其孤于朝悉錄以官由
是三族賴公之力其後昌熾

太常少卿陳公希亮輕財好施篤於恩義少
與蜀人宋輔游輔卒於京師母老子少公
養其母終身而以女妻其孤端五使與諸
子游學卒與子忱同登進士第

尚書彭公汝礪少時師事桐廬倪天隱天隱
亦奇之及官保信迎天隱置于學執弟子
禮事之天隱死無子公為并其母葬之又

葬其妻又割俸資其女同年宋渙未官而
死公經理其後不啻家人蓋其篤行如此
韓忠獻公琦重恩義賙人之急視財物如瓦
礫糠粃不以恩其意既足則捐已服用玩
好或脫取家人簪珥與之士歸趨之無遠
近公不厭踈戚與交舊之孫子寒窶無所
托而依以為生者常十數家少善尹師魯
師魯亡割俸畀其孤為直其寃于朝仍奏
錄其子

韓魏公知并州河東俗雜羗夷用火葬公為
買田封表刻石著令使得葬於其中人遂
以焚屍為恥

王公質權知荆南府民有訟婚者訴曰貧無
貲故後期間其用幾何以俸錢與之使婚
或盜竊人衣者曰迫於飢寒而為之公為
之哀憐取衣衣之遣去荆公比公為子產
薛簡肅公奎為蜀以惠愛得名民有老嫗告
其子不孝者子訴貧不能養公取俸錢與
之曰用此為生以養母子遂相慈孝
東軒錄云縣令鍾離君與鄰縣令許君結姻

鍾離女將出適買一婢以從嫁一日其婢
執箕箒治地至堂前熟視地之穴處惻然
淚下鍾離君適見怪問之婢泣曰幼時我
父於此穴地毳窩道我戲劇歲久矣而家
處未改也鍾離君驚曰而父何人婢曰我
父乃兩政前縣令也身死家破我遂落民
間而更賣為婢鍾離君遽呼牙僧問之復
質於老吏具得其實是時許令子納采有
日鍾離君遽以書抵許氏而止其子曰吾
買婢得前令之子吾特憐而悲之義不可

以辱當輟吾女之奩篚先求婚以嫁前令
之女也更俟一年別為吾女營辦嫁資以
歸君子可乎許君答書曰遽伯玉恥獨為
君子君何自專仁義願以前令之女配吾
子然後君別求良奧以嫁君女於是前令
之女卒歸許氏此等事前輩之所常行今
不復見矣

謝逸記曾魯公布衣游京師舍於市側房舍
泣聲甚悲詰朝過而問之旁舍生意慘愴
欲言而色愧公曰若第言之或遇仁人感

然動心免若於難不然繼以血無益也旁
舍生顧視左右歎歎久之曰僕頃官二某
以某事而用官錢若干吏督之且急視其
家無以償之乃謀於妻以女鬻於商人得
錢四十萬行與父母訣此所以泣之悲也
公曰商人轉徙不常且無義愛離色衰則
棄於溝中瘠矣吾士人也孰善與我旁舍
生颺曰不意君之厚貶小人如此且以女
與君不獲一錢猶愈於商人之數倍然僕
已書券納直不可追矣公曰第償其直索

其券彼不可則訟于官旁舍生然之公即
與四十萬錢約曰後三日以其女來吾且
登舟矣俟君於水門之外旁舍生如公教
商人果不敢爭携女至期以往則公之舟
無有也詢傍舟之人則曰某舟去已三日
矣其女後嫁為士人妻逸自言元祐八年
至京師得於鄴郡黃正叔以為公墓刻不
載故惜其不傳因書其大略云

江唐卿影
響錄載王

事相管

道鄰幾好學善著述 太宗朝權知制誥逾

年卒于東之亦有文前以職事死塞上家
極貧三女皆幼無田以養無宅以居僕趙
延嗣者久事舍人義不轉去竭力營衣食
以給之雖苦不避如是者十餘年三孤女
且幼使其女與同處女之院延嗣未嘗至
其門二女皆長延嗣未嘗見其面一日至
京師訪舍人之舊謀嫁三女見宋翰林白
揚侍郎微之發聲大哭具道所以二公驚
謝曰吾徒被儒衣冠且與舍人友而不能
恤舍人之孤不追汝遠矣即迎三女京師

求良士嫁之長配職方郎中戚維之子次
並適屯田真外郎張文鼎之子三女皆有
歸延嗣乃去徂徠先生石守道為之作傳
以勵天下謂延嗣有古君子之行古烈士
之操古仁人之心豈特僕夫之賢天下之
賢也

灑水燕談參見石徂徠集

出處類

出處

出處
處患難

義命
休致

悟道

韓魏公因論進退曰處去就之難者不可猛而有迹

韓魏公既解相印王丞相遺公書謂過周勃霍光姚崇宋璟又曰為古人所未嘗任大臣所不敢天下以為名言歐陽文忠公亦曰進退之際從容有餘德業兩全誇讓自止過周公遠矣

富鄭公韓魏公為相務推尚廉退有德之士

以厲風俗知蘇公頌以次儒館不干榮利
屢問所欲惟力求外以便親養遂除知穎
州後富公遺公書曰若吾子出處可謂真
古君子矣

胡公安國仕止久速由道據義行心之所安
其欲出也非由勸勉其欲去也不可挽留
朱震被召問出處之宜公曰子發學易二
十年至有成說則此事當素定矣其謂世
間惟講學論政則當切切詢究若夫去就
語默之幾如人飲食其飢飽寒溫必自斟

酌不決諸人亦非人所能決也

其出處自崇寧以

來皆不於心雖游定夫講顯道諸文人
行亦不以心謀之而後亦少悔毛浮世利
名何足道哉

王荆公平生養得氣完為他不好做官職作
宰相只喫魚羹飯得受用底不受用緣省
便去處自在嘗上殿進一劄子擬除人
神宗不允對曰阿除不得又進一劄子擬
除人神宗亦不允又曰阿也除不得下
殿出來便乞去更留不住平生不屈也奇
特

范堯夫每仕京師早晚二膳自己至僕妾皆
治於家往往鑄削過為簡儉有不能飽者
雖視登政府亦然補外則付之外厨加料
幾倍無不厭餘或問其故曰人進退雖在
已然亦未有不累於妻孥者吾欲使吾居
中則勞且不足在外則逸而有餘故處吾
左右者朝夕所言必以外為樂而無顧戀
京師之意於吾亦一佐也前輩嚴於出處
每致其意如此

司馬光為相每詢士大夫私計足否人性而
問之光曰儻衣食不足安肯為朝廷而
輕去就耶

王荊公作宰相只喫魚羹飯得受用底不受
用緣省便去就自在汪信民嘗言人常喫
得菜根則百事可做信斯言也

賈黯廷試第一徃謝杜祁公公獨以生事有
無為問賈退謂祁公門下士曰黯以鄙文
冠天下而謝於公公不問而獨在於生事
豈以黯為不足魁乎公聞而言曰凡人無
生事雖為顯官不能無俯仰依違進退不

輕今賈君名在第一則其學不問可知其為顯官則又不問可知術獨懼其生事不足以致進退不輕而道不行而已何怪焉賈為之歎服

歐陽文忠公初坐論救范公仲淹遠貶三峽後元昊反范起為環慶帥辟公掌牋奏公嘆曰吾初論范公事豈以為已利哉同其退不同其進可也遂辭不往

呂氏雜誌云或問二程先生以呂公溫公出處為有優劣先生云正不如此呂申公世

臣也不得不歸見 上司馬公爭臣也不得不退處蓋自熙寧初正人端士相繼屏伏 上意常不樂以為諸賢不肯為我用故正獻公求在京官祠以明不然 上意始大喜

忠文范蜀公鎮在許范公祖禹謁告省觀上遣使宣問賜銀百兩仍頒手詔寵茶命公賚賜蜀公初 朝廷既相溫公申公詔起蜀公欲以門下侍郎處之蜀公以書問出處於祖禹公以謂不當起蜀公得書大

喜曰是吾心也凡吾所欲為者君實已為之矣何用復出又與親舊云比亦欲出矣而三郎勸止遂已三郎乃祖禹第行

家傳

故大責

如五嶽公亦求其意不樂以多所難又言公賦
為公之意不樂以多所難又言公賦
言公之意不樂以多所難又言公賦
言公之意不樂以多所難又言公賦
言公之意不樂以多所難又言公賦

義命

伊川先生語錄云賢者惟知義而已命在其
中中人以下乃以命處義如言求之有道
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知命之不可求
故自處以不求若賢者則求之以道得之

以義不必言命

又云君子以義安命小人以命安義

或問家貧親老應舉求仕不免有得失之累
何脩可以免此伊川先生曰此只是志不
勝氣若志勝自無此累家貧親老須用祿
仕然得之不得為有命曰在已固可為親

奈何曰為己為親也只是小事若不得其
如命何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人苟
不知命見患難必避遇得喪必動見利必
趨其何以為君子然聖人言命蓋為中人
以上者設非為上智者言也中人以上於
得喪之際不能不感故有命之說然後能
安若上智之人更不言命惟安於義借使
求則得之然非義則不求此樂天者之事
也上智之人安於義中人以上安於命若
乃聞命而不能安之者又其下者也

問富貴貧賤壽夭固有定分君子先盡其在
我者則富貴貧賤壽夭可以言命若在我
者未盡則貧賤而夭理所當然富貴而壽
是為德律不可謂之命伊川先生曰雖不
可謂之命然富貴貧賤壽夭是亦前定益
子曰求則得之捨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
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
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故君子以義安
命小人以命安義

范內翰祖禹每誦董仲舒之語曰正其義不

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謂冲曰君子行
已立朝正當如此若夫成功則天也

胡公安國仕止久速由道據義行心之所安
也其欲出也非由勸勉其欲去也不可挽
留朱震被召問出處之宜公曰子發學易
二十年至有成說則此事當素定矣某謂
世間惟講學論政則當切切詢究若夫去
就語默之幾如人飲食其飢飽寒溫必自
斟酌不可決諸人亦非人所能決也
韓魏公元知每誡其子曰窮達禍福固有

定分枉道以求之徒喪所守謹勿為也余
以孤忠自信未嘗有夤緣憑藉而每遭人
主為知己今忝三公所恃者公道與神明
而已矣焉可誣哉其自守如此

胡文恭公宿平生守道不以進退為意在文
館二十餘年每語後進曰富貴貧賤莫不
有命士人當修身俟時無為造物者所囿
世以為名言

東陽胡百能跋邵德升分定錄云先君嘗言
人生所享厚薄各有定分世有以智力取

者自謂已能徃徃不顧名義殊不知皆其
分所固有初不可毫末加也所可加者徒
得小人之名而不悟悲夫百能佩服斯訓
未嘗不以語朋舊也

徐師川歸洪州欲不復來先生問之曰公免
得仕宦否若端的有以自贍不必復來固
好第亦須看仕宦如何師川曰亦以免仕
宦未得曰如此則當復來供職仕宦處處
一般既免未得須復為他官逃此之彼彼
亦有不安處是無地可以自容也師川曰

來此復為人所羅織陷於禍奈何曰顧吾
所自為者如何耳苟自為者皆合道理而
無愧然而不能免者命也不以道理為可
憑依而徒懼其不免則無義無命矣師川
曰極是亦待來此若做不得去之未為晚
又言人只為不知命故纔有些事便自勞
攘若知徹便於事無不安孔子曰天生德
於予桓魋其如子何固嘗解云使孔子不
免於桓魋之難是亦天也桓魋其如何哉
蓋聖人之於命如此夫富貴死生人無與

焉何尤人之有孟子分明為臧倉所毀不
遇魯侯而以為不遇非臧倉之力蓋知命
也龜山語錄

劉彝一日謁曾魯公公亮魯公曰久知都官
治狀屢欲進擢然議論有所未合姑少遲
之吾終不忘也彝曰士之淹速詘伸亦皆
有命今姓名已蒙記錄而尚屈於不合之
論亦某之命也魯公歎曰比來士大夫見
執政未始不有求求而不得即多歸怨而
君乃引命自安吾待罪政府行十年未見

如君之言也

唐質肅公一日自政府歸語諸子曰吾備位
政府知無不言桃李固未嘗為汝等栽培
而荆棘則甚多矣然汝等窮達莫不有命
惟自勉而已

內翰范公鎮三疏力詆三安石青苗之法不
行即請致仕疏凡三上聞者皆為公懼安
石怒公落翰林學士致仕公以表謝曰臣
雖乞身而去敢忘憂國之心望陛下集
羣議為耳目以除壅蔽之蔽公既得謝蘇

賦往賀之曰公雖退而名益重矣公愀然
不樂曰君子言聽計從消患於未萌使天
下陰受其賜無智名無勇功吾獨不得為
此命也夫使天下受其害而吾享其名吾
何心哉

范忠宣公知襄城縣伯兄久病心疾公承事
照管湯藥飲食居處衣服必躬必親如孝
子之事嚴父賈文元守北都辟掌機密召
編校祕閣書籍皆以兄病辭不赴富文忠
公責之曰臺閣清資人豈易得小官出常

調亦難事何必苦辭公曰富貴有命

范忠宣公奏疏乞將呂大防等引赦原放辭
甚懇至忤大臣章惇落職知隨公草疏時
或以難回觸怒為解萬一遠謫非高年所
宜公曰我世受國恩事至於此無一人為
上言者若上心遂回所繫非小設有不從
果得罪死復何憾命家人促裝以俟謫命
公在隨幾一年素苦目疾忽全失其明上
表乞致仕章惇戒堂吏不得上懼公復有
指陳終移上意遂貶公武安軍節度副使

永州安置命下公怡然誌道人或謂公為
近名公聞而歎曰七十之年兩目俱喪萬
里之行豈其欲哉但區區愛君之心不能
自己人若避好名之嫌則無為善之路矣
每諸子怨章惇忠宣必怒止之江行赴貶
所舟覆扶忠宣出衣盡濕顧諸子曰此豈
章惇為之哉至永州公之諸子聞韓維少
師謫均州其子告惇以少師執政日與司
馬公議論多不合得免行欲以忠宣與司
馬公議役法不同為言求歸白公公曰吾

用君實薦以至宰相同朝論事不合即可
汝輩以為今日之言不可也有愧而生者
不若無愧而死諸子遂止

蘇公頌之孫曰祖父知滄州陞辭一上曰朕
屢欲用卿輒為事奪豈非命耶然卿直道
久而自明祖父頌首謝

扈載顯德中以文章有名朝議以合為知制
誥樞密使王朴力薦之久未除改朴詣中
書問李穀穀曰朴不知其文學但斯人命
薄不能荷負耳朴曰公當以才進入何言

命耶未幾命載知制誥及召為學士席未
暖而卒識者以為穀能知入朴能薦士
萬事真實有命由人力計較不得吾平生未
嘗干人在書局亦不謁執政或勸之吾對
曰他安得陶鑄我自有命在若信不及風
吹草動便生恐懼憂喜枉做作閑工夫枉
用却閑心力信得命及便養得氣不折挫
謝上蔡語錄

君子當守道崇德蓄價待時爵祿不登信由
天命湏求趨競不顧羞慙比較才能斟量

功伐厲色揚聲東怨西怒或有劫持宰相
瑕疵而獲謝或有喧聒時人視聽求見發
遣以此得官謂為才力何異盜食致飽竊
衣致溫或世見躁競得者便謂弗索何獲
不知時運之來不求亦至矣見靜退未遇
者便謂弗為胡成不知風雲不興徒求無
益也凡不求而得者焉可勝算乎顏氏家訓
蘇文忠公平生於人見善稱之如恐不及見
不善斥之如恐不盡見義勇於敢為而不
顧其害用此數困於世然終不以為恨孔

予謂伯夷叔齊古之賢人曰求仁而得仁
又何怨公實有焉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恬退, 名試, 館職, 公謙, 避終, 無所, 進朝, 廷知, 其意, 不復, 索所, 業令, 徑就, 試亦, 不赴, 故仁, 宗心, 重之, 及領, 南曹, 因引, 選人, 對便, 殿奏, 事畢, 帝謂, 公曰, 知卿, 恬退, 有顏, 氏之, 節時, 仁宗, 臨朝, 淵默, 雖貴, 近亦, 罕聞, 德音, 公以, 小官, 對獨, 被褒, 語）

呂正獻公公著既中第詒叙次所業以進將
名試館職公謙避終無所進朝廷知其意
不復索所業令徑就試亦不赴故仁宗
心重之及領南曹因引選人對便殿奏事
畢帝謂公曰知卿恬退有顏氏之節時
仁宗臨朝淵默雖貴近亦罕聞德音公以
小官對獨被褒語
范忠文公鎮字景仁善文賦場屋師之為人
和易脩敕薛簡肅公奎宋景文公祁皆器

重之補國子監生及貢院奏名皆第一故事殿廷唱第過三人則為奏名之首者必抗聲自陳以祈恩雖考校在下天子必擢寘上列以吳春卿育歐陽永叔之耿介猶不免從衆景仁獨不然左右與竝立者屢趣之使自陳景仁不應至七十九人始唱名及之景仁出拜退就列訖無一言衆皆服其安恬自是始以自陳為恥舊風遂絕後參知政事王公薦召試學士院詩用彩霓字學士以沈約郊居賦雌霓連蜷讀霓

為入聲謂景仁為失韻由是除館閣校勘殊不知約賦但取聲律便美非霓不可讀為平聲也當時有學者皆為景仁憤鬱而景仁處之晏然不自辯為校勘四年應遷校理丞相龐公薦景仁有美才不汲汲於進取特除直祕閣

至道初呂蒙正罷相以僕射奉朝請上謂左右曰人臣當思竭節以保富貴呂蒙正前日布衣朕擢為輔相今退在班列寂寞想其目穿望復位矣劉昌言曰蒙正雖驟

登顯貴然其風望不為忝冒僕射師長百僚資望崇重非寂寞之地且亦不聞蒙正之鬱悒也况今巖穴高士不求榮達者甚多惟若臣輩苟且官祿不足以自重矣上默然又嘗言士大夫遭時得位富貴顯榮豈得不竭誠以報國乎錢若水言高尚之人固不以名位為光寵忠正之士亦不以窮達易志操其或以爵祿息遇之故而效忠於上此中人以下者之所為也上然之及劉昌言罷上問趙鎔等曰頗見昌

言否鎔等曰屢見之上曰涕泣否曰與臣等談多至流涕上曰大盜如此當在位之時不能悉心補職一旦斥去即沈溺涕泗若水曰昌言實未嘗涕泣鎔等迎合上意耳若水因自念上待輔臣如此蓋未嘗有秉節高邁不貪名勢能全進退之道以感動人主遂貽上之輕鄙將以滿歲移疾遂草章求解職會晏駕不果上及今上之初年再表遜位得請李端勣呂許公夷簡聞包拯之才欲見之一日待漏

院見班次有包拯名頗喜及歸又問知居
同里巷意以拯欲便於求見無幾報拯朝
辭乃就部注一知縣而出尤奇之遽使人
追還遂薦對除裏行自此擢用

富鄭公韓魏公為相務推尚廉退有德之士
以勸厲風俗知蘇公頌久次儒館不干榮
利屢問所欲惟力求外以便親養遂除知
潁州後富公遺公書曰若吾子出處可謂
真士君子矣

待制王公質子野文職館殿二十餘年同舍
王皆顯官公介然不動惟求外補當國者非
戚必舊未嘗折顏色屈議論以合其意

韓公維不好進篤志問學嘗以進士薦禮部
父任執政不就廷試乃以父任守將作監
主簿丁外難服除闔門不仕 仁宗惠擢
紳奔競諭近臣曰恬退守道者旌擢則躁
求者自當知恥於是宰相文彥博宋庠等
言公好古嗜學安於靜退乞加甄錄以厚
風俗召試學士院辭不赴除國子監主簿
文潞公為相因進對言嘗聞德音以擢紳多

務奔競非裁抑之無以厚風俗莫若稍旌
恬退之人則躁競者自知愧恥乃薦王安
石韓維張瓌皆擢用焉

轉運黃虞部好舉時才之士張忠定公詠勸
曰大凡舉人須舉好退者廉謹知恥若舉
之則志節愈堅少有敗事莫舉奔競者奔
競者能曲事諂媚求人知己若舉之必能
矜才好利累及舉官故不少矣其人既解
奔競將自得之何假吾舉

王文正公時諫議大夫張師德謁向文簡公
曰師德兩詣王相公門皆不得見恐為人
輕毀望公從容明之一日方議知制誥公
曰可惜張師德向公曰何謂公曰累於上
前說張師德名家子有士行不意兩及吾
門狀元及第榮進素定但當靜以待之耳
若復奔競使無階而進者當如何也向公
方以師德之意啓之公曰且處安得有人
敢輕毀人但師德後進待我淺也向公固
稱師德適有闕望公弗遺公曰第緩之使
師德知聊以戒貪進激薄俗也

韓忠獻公琦監左藏庫時方貴高科多徑去
為顯職公獨滯於筦庫衆以為非宜公處
之自若不以為卑冗職事亦未嘗苟且

熙寧三年司馬溫公修歷代君臣事迹辟范
公祖禹同編修供職秘省時王荊公當國
人皆奔競公未嘗往謁王安國與公友善
嘗諭荊公意以公獨不親附故未進用公
竟不往見後章惇拜相公知陝州罷坐貶
永州公平生澹然無欲家人不見其喜怒
之容脩書于洛有終焉之志及登侍從無

時不求退每被除擢必力辭不得已然後
就職及被貶責處之怡然嘗曰吾西蜀一
布衣耳今復不仕何為不可

呂正獻公晦叔每事持重近厚然去就之際
極於介潔其在朝廷小不合便脫然無留
意故歷事四朝無一年不自引求去

家塾

建州有君子曰胡憲曰劉勉之非身所得外
一毫不受此後生所宜法也近見世人緣
親姻故舊干求差遣為世鄙笑尤可戒也
頃年嘗聞元祐間范忠宣作相其子子夷

名正平嘗入遠志宣欲以是例換近地子

夷堅不肯曰嘗入遠不欲以是例求僥倖

前人立志例皆如此

舍人答書

韓魏公言希文師魯畏王沂公師魯初入館

編校四年復欲得一差遣遂至中書援錢

延年例沂公徐曰學士自待何為在錢延

年等列耶師魯終身以為媿

別錄

處患難

患難即理也隨患難之中而為之計何有不

可文車困美里而演易若無美里也孔子

圍陳蔡而弦歌若無陳蔡也顏子簞食瓢

飲而不改其樂原憲衣敝履穿而聲滿天

地至夏侯勝居桎梏而談尚書陸宣公謫

忠州而作集驗此無他若素生患難中而

安之也中庸曰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其

是之謂乎

章子厚與蘇東坡書云慎靜可以處患難東

坡佩服嘉嘆不已

范忠宣公在隨幾一年州事毫髮必親客至
談笑終日無倦色公素苦目疾忽全失其
明因上表乞致仕筆博戒堂吏不得上蓋
懼公復有指陳終移上意遂貶公武安軍
節度副使永州安置命下公怡然就道切
戒子弟不得小有不平意曰不見是而无
悶爾曹勉之人或謂公為近名公聞而歎
曰七十之年兩目俱喪萬里之行豈其欲
哉但區區愛君之心不能自己人若避好

名之嫌則無為善之路矣

狀云永州命下

忠宣欣然而往每諸子悲其博忠宣必恐
止之江行赴辰所舟覆我至宣出衣盡
願諸子開韓維少師請均州其告博以少
與執政日與司馬公議論多不合得免行
故以忠宣與司馬公議役法不同為言求
歸自公公曰吾用君實薦以至宰相同朝
論事不合即可改事以為今日之言不可
也無愧而死諸子遂止

范忠宣公安置永州課兒孫誦書躬親教督

常至夜分在永三年怡然自得或加以橫
逆人莫能堪而公不為動亦未嘗合怒於
後也每對賓客惟論聖賢脩身行己餘及

醫藥方書他事一語不出口而氣充益康
寧如在中州時

陳忠肅公瓘謫台州朝旨不下司行移峻急
所過州郡皆令兵甲防送不得稽留至台
久之人莫敢以居屋借賃者暫館僧舍而
郡守以十日之法每遣廂巡起遣故十日
必為之遷一寺公處之澹然不以介意到
台數月朝廷起遷入石城知州事且令
赴闕之官士論訥訥咸為之有處分于公
也憾至果揚言怖公視事次日即遣兵官

突來約束不得令出入取責隣人防守狀
又置邏卒數鋪前後巡察抄錄賓客書問
之往還者雖親戚家書殆至隔絕未幾復
令兵官突來所居搜檢行李攝公至郡郡
庭垂簾如制獄大陳獄具蓋朝旨取索尊
堯副本而憾為此以相迫脅耳公知其意
遂發問曰今日之事豈彼旨耶憾非所料
失措而應曰有尚書劄子卷簾出示公劄
子所行蓋取尊堯集副本以為係詆誣之
書合繳申毀棄也公曰然則朝廷指揮

取尊堯集耳。追瓘至此，復欲何為？因問之曰：君知尊堯所以立名乎？蓋以神考為堯，而以主上為舜也。助舜尊堯，何為誣誣？時相學術淺短，名分之義未甚講求，故為人所法，使請治尊堯之罪，將以結黨固寵也。君所得於彼者幾何？乃亦不畏公議，干犯名分，乎請具申瓘此語，瓘將顯就誅戮，不必以刑獄相恐，懾不待公言，畢屢揖公退。尋語人曰：不敢引其說，尚自如此，良可畏也。繼又幽公於僧舍，使小吏監守對榻。

坐卧窘辱百端，人情憂怖，慮有不測。公安之，不以為撓，懾亦終不能為害。章惇蔡卞用事，瓘欲殺劉元城者，三矣。故方竄廣東，則移廣西，既抵廣西，復徙廣東。凡甲令瓘載稱遠惡，州軍無所不至。雖盛夏，令瓘在州，軍監督日行一舍，或泛海往來，貶瓘人謂公必死，然七年之間，未嘗一日病。年幾八十，堅悍不衰。此非人所及。殆天相之，或問何以至此，曰：誠而已。公貶梅州，忽有所辱，士類貶重，至殷勤之餘，輒

相向垂涕公曰豈若安世有後命乎客曰
屬聞 朝廷遣使入郡將不利於公願公
自裁無辱公告之曰安世罪大責輕若
朝廷不貸甘心東市之誅使國家明正典
刑誅一戒百亦助時政之萬一何至致匹
夫匹婦自經於溝瀆哉不為動使者入海
島杖死元祐內臣陳衍蓋累聖相授不殺
近臣惇卞屢造此禍而不克故因令使者
逡徃諸郡以虛聲逼諸流入使其自盡也
自是廣人寔知惇卞意時公貶所有土豪

緣進納以入仕者因持厚資入京師以求
見惇厓珠磊落賄及僕隸久之不得見其
人直以能殺公意達之惇乃見之不數日
薦上殿自選本改秩除本路轉運判官其
人飛馭徑驅至公貶所郡將遣其客來勸
公治從事涕泣以言公色不動留客飲酒
談笑自若對客取筆書數紙徐呼其僕曰
聞 朝廷賜我死即死依此行之謂客曰
死不難矣客從其僕取紙閱之則皆經紀
其家與同貶嘗死者之家事甚悉客驚歎

以為不可及也俄報運使距郡城三十餘里而止翌日嘗至家人聞之益號泣不食亦不能寐且治公身後事而公起居飲食如平常會無少異至夜半伺公則酣寢鼻息如雷忽聞鐘動上下驚曰鐘聲何太早也黎明問之馮鍾者乃運判公一夕嘔血而斃矣明日有客信者曰吾人不死則公未可知矣然公亦無喜色於是見公處死不亂如此博等謀害公既不克是時昭懷寵冠六宮隆祐幽廢博乃以公頃論禁中

崔乳母事媒孽之始郭志完亦嘗諫立劉氏坐竄嶺外至是詔應天少尹孫蒙以檻車抵二公貶所欲收以致京師至泗濱聞哲宗登遐微宗即位郵走赦孫即聞於朝乃不收

唐介既南遷朝中士大夫以詩送者甚衆獨李師中待制一篇頗為傳誦詩云孤忠自許衆不與獨立敢言人所難去國一身輕似葉高名千古重於山並遊英俊顏何厚未死竊諛骨已寒天為吾皇扶社稷肯教

夫子不生還介至神宗朝果大用官至
執政時人以為詩識之驗

魯公已罷政言路率公素所不合者未敢顯
言非公迺言元符末有外臣上書議及官
禁因疏大臣數人嘗有是議而竄曾公肇
名其間坐奪兩官徙居岳州明年秋治上
封事異趣者千餘人因追咎公草求言詔
貶濮州團練副使汀州安置在汀二年杜
門不與人接日閱書數卷而已室內僅容
一榻坐卧其中若將終身焉人不堪其憂

而公處之裕如也行述

蘇文忠公謫惠州獨以少子過自隨瘴癘所
侵蠻蜒所侮胷中泊然無所芥蒂人無賢
愚皆得其驩心疾苦者畀之藥殞斃者納
之窆又率衆為大橋以濟病涉者惠人愛
敬之居三年大臣以流竄者為未定也四
年復以瓊州別駕安置昌化昌化非人所
居食飲不具藥石無有所傲官屋以庇風
雨有司猶謂不可則買地築室昌化士人
畚土運甍以助之為屋三間人不堪其憂

公食芋飲水著書以為樂時從其父老遊亦無間也墓誌

蘇子由崇寧中居潁昌方以元祐黨籍為罪深居自守不復與人相見逍遙自處終日默坐如是者幾十年以至於沒亦人所難能也呂氏雜誌

紹聖間伊川先生有涪州之行自涪還洛氣

貌容色髭髮皆勝平昔門人問何以得此

凡學者學處患難貧賤若富貴榮達即不須學也

張無垢謫居南安了無愠懟之態至則閉門

謝客以經史自娛溫袍糲食家人輩幾無以自存親知聞之爭餽遺以奉公皆謝遣之廣帥時致籛金公曰贖惠不遺舊友朋之義也溫窮而苟取吾何敢脂韋以適己為悅哉志歸之君子謂公誠樂道以自安者

無垢先生謫居凡十四年杜門埽軌動止有則談經自樂手不停披歲久庭磚足蹟依然公題于柱曰予平生嗜書老來目病執書就明于此者十四年矣倚立積久雙趺

隱然可一笑也因自號橫浦居士
張公浚念秦檜欺君誤國使災異數見尋出
西方欲力論時事以悟上意又念太夫
人年高言之必被禍惡不能堪太夫人覺
公形瘠問故公具言所以太夫人誦先帝
公紹聖初對方正策之詞曰臣寧言而死
于斧鉞不忍不言而負陛下至再三公
意遂決乃言曰當今事勢譬若養大疽於
頭目心腹之間不決不止決遲則禍大而
難測決速則禍輕而易治惟陛下謀之

於心斷之以獨謹察情偽豫備倉猝檜大
怒時公又以天申節手書尚書無逸篇具
劄子為賀七月檜命臺諫論公章四五上
以特進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連州居住
公在連作四德銘以示其人曰忠則順天
孝則生福勤則業進儉則心逸連人相與
饒之於石家傳人誦焉二十年九月移永
州蓋公去國至是幾二十年邈然若無能
者而天下士無賢不肖莫不傾心武夫健
將言公者必咨嗟歎息至小兒婦女亦知

天下有張都督也

休致

歐陽文忠公在蔡屢乞致仕門下生蔡承禧
因閒言曰公德望為朝廷倚重且未及引
年豈容遽去也歐公答曰脩平生名節為
後生描畫盡惟有早退以全晚節豈可更
俟驅逐乎初公在亳已六請致仕比至蔡
逾年復請四年以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
致仕公年未及謝事天下益以高公公昔
守潁上樂其風土因卜居焉及歸而居室
未完處之怡然不以為意

龐莊敏公籍知定州請老召還京師公陳請
不已或謂公今精力克壯年少所不及生
上注意大享何遽去若此之堅公曰必
待筋力不支明王厭棄然後乃去是不得
已豈止足之謂耶凡上表者九手疏二十
餘通朝廷不能奪五年聽以太子太保致
仕

孫宣公奠以太子少保致仕居於鄆一日置
宴御詩廳仁宗嘗賜詩刻石所居之廳
壁語客曰白傅有言多少朱門鏤空宅主

人到老不曾歸今老夫歸矣喜動于色復
顧石守道誦易離卦九三文辭且曰樂以
忘憂自得小人之志歌而鼓缶不與大耋
之嗟公以醇德奧學勸講禁中二十餘年
晚節勇退優游里中始終全德近世少比
陳恭公執中初罷政判亳州年六十九遇生
日親族往往獻老人星圖以為壽獨其姪
世脩獻范蠡遊五湖圖且贊曰賢哉陶朱
霸越平吳名遂身退扁舟五湖恭公甚喜
即日表納節明年累表求退遂以司徒致

仕

范公景仁既退居有園第在京師專以讀書賦詩自娛客至無責賤皆野服見之不復報謝故人或為具名之雖權貴不拒也不召則不往見之或時乘輿出遊則無遠近皆往嘗乘藍輿歸蜀與親舊樂飲賑施其貧者周覽江山窮極勝賞期年然後返年益老而視聽聰明支體尤堅彊嗚呼鄉使景仁枉道希世以得富貴蒙屈辱任憂患豈有今日之樂耶則景仁所失甚少所得

殊多矣詩云愷悌君子神所勞矣又曰樂只君子遐不作眉壽景仁有焉元祐初首以謫起公曰西伯善養二老來歸漢室卑詞四臣入侍為我強起無或憚勤天下望公與温公同升矣公辭曰六十三而求去蓋以引年七十九而復來豈云中禮卒不起詩人類以奔官歸隱為高而謂軒冕榮貴為外物然鮮有能踐其言者故靈澈答韋丹云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蓋譏之也趙嘏云早晚粗酬身事了水邊歸

去一閑人各身事了則仕進之心益熾愈
無歸期矣王易簡云青山得去且歸去官
職有來還自來是豈須吏忘情於軒冕耶
張乖崖在蜀有一幕職官不為乖崖所禮
遂獻書云秋光都似宦情薄山色不如歸
意濃公謝而留之彼蓋有激而云豈誠心
哉筆談言有武人忽作詩云人生本無累
何必買山錢遂弃官歸此最勇決予嘗於
驛壁間見人題兩句云人生待足何時足
未老得閑方是閑予深味其言服其精當

而媿未能行也此與夫所謂一日看除目
三年換道心者異矣

仁宗詩朝議在官年七十而不致仕者有司
以時按籍舉行翰林學士兼史館修撰胡
宿以謂養廉恥厚風化宜以漸而一切以
吏議從事殆非所以優老勸功當少緩其
法使人得自言而全美節朝廷嘉其言是
故至今行之

曾魯公亮自嘉祐秉政至熙寧中尚在書
年雖甚高而精力不衰故臺諫無非之者

惟李復圭以為不可作詩曰老鳳池邊躡
不去饑鳥臺上噤無聲魯公亦致仕而去
元豐五年文潞公以太尉留守西都時富韓
公以司徒致仕文潞公慕白樂天元老會
乃集洛中公卿大夫年德高者為耆英會
以洛中風俗尚齒不尚官就資聖院建大
廈曰耆英堂合閩人鄭奐繪像堂中時富
韓公年七十九文公與司封郎中席汝言
皆七十七朝議大夫王尚恭至七十六太
常少弼趙丙祕書監劉几衛州防禦使馮

行已皆年七十五天章閣待制楚建中朝
議大夫王_{名御}言皆年七十二太中大夫張
問龍圖閣直學士張燾皆年七十時宣徽
使王拱辰留守北京貽書潞公願預其會
年七十一獨司馬溫公年未七十文公素
重其人用唐九老狄蕪暮故事請入會溫
公辭以晚進不敢班文富二公之後文公
不從令鄭奐自幕後傳溫公像又之北京
傳王公像於是預其會者凡十三人文公
以地主携妓樂就富公宅作第一會至富

公會送羊酒餘不出餘皆次為會洛陽多名園古刹有水竹林亭之勝諸老鬢眉皓白衣冠甚偉每宴集都人隨觀之文公又為同甲會司馬郎中旦程太中珣席司封汝言皆丙午人也亦繪像于資聖院其後司馬公與數公又為真率會有約酒不過五行食不過五味唯菜無限楚正議違約增飲食之數罰一會皆洛陽盛事也洛之士庶又生祠澤公於資聖院溫公取神宗送潞公判河南詩隸于榜曰野瞻堂塑

公像其中冠劍偉然都人事之甚肅本朝大官最享高年者凡三人曰退傅張公士遜樞相張公昇少保趙公槩皆壽至八十六又二人次之曰陳文惠公堯佐至八十二杜祁公衍至八十一又一人次之曰富文忠公弼壽至八十餘皆不及焉故文惠致政以詩寄退傅曰青雲歧路游將遍白髮光陰得最多蓋謂是也

